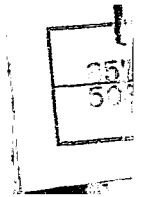


胡山源
編
日新文藝叢書

國境線上

蕭羣著

H0158



日新文藝叢書「序」

胡山源

文藝的人大都是不善於經營的。這就是說，他只會寫，不會想法出版，如果要出版，只有祇商。但出版商的觀點却和他大不相同。出版商最要緊的是作品的受人歡迎，有銷路，因作者有名望，作品有價值，因此能够達到出版商的目的，固然最好，否則，即使有噱頭達到他的目的，在他看來，也無有不好。而一個純潔的作者，却往往不能一舉就成名，有價值，有真正的文藝價值，絕非噱頭價值，却又往往無人知道，引不起讀者的注意，得不到出版商的垂青。他常受出版商的氣，受了氣而作品終於無法問世的，更是常事。自己吃虧在不善於經營，否則為什麼不自己來出版呢？然而既沒有出版的經驗，也沒有出版的能力，例如資本等等，他除了受出版商的氣，聽其宰割以外，就只有默默以終。這樣的文藝作者，為數恐是不少。

當然另外也有一些善於經營的文藝作者。他雖然還沒有成名，甚至他的作品還沒有成熟，却憑了他的手腕，或請要人介紹，或挾羣衆自重，一樣可以得到出版商的注意。否則，他也可以自己組織公司，招集股本，自辦出版機關。他的成名固然不必說，他的獲利也自在意中。

我對於那些不善經營的作者，抱着絕大的同情。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此中甘苦，備嘗之矣」！但我並不想鼓勵他們去經營，除非他們自己願意。我所希望於他們的，還是他們對於文藝寫作錄而不舍地努力下去，能寫出有真正價值的作品來。我以爲凡事總以分工合作爲原

黃錦真贈



3 0528 4755 9

則，寫作者只埋頭寫作，不問其他，方才有所成就，否則，分了心，必定要弄到顧此失彼而不討好的地步，或者，他的出版事業成功了，而寫作工程就此擱置了。因此，我對於善於經營的作者，就抱着這樣一個畏懼，怕他們久而久之，會將文藝丟在腦後，而一心一意幹起經商的盛事，而變成文化商人的面目，再也不會有一些文藝的氣息。我一面恭祝他們的成功，一面却不免深深爲他們可惜，可惜他們犧牲了文藝的前途。

爲了同情，我總想幫助這些和我一樣不善於經營的寫作者，爲了可惜，更想防止這些善於經營者的拋棄文藝，我常常希望，有人肯和我們合作，代我們經營，不必我們於寫作之外，再操一些別的心，我們將稿子交出去以後，就可以繼續寫作，而等待牠的出版。當然這個合作者，應該不是唯利是視的出版商，而對真正的文藝及其作者有相當的了解和尊敬才好。我這個理想，存了多年，總是沒有機會成功。有時，差不多可以成功了，却因時局的不安定，以及種種的牽掣，不能實現。現在我很高興地說，我的理想到底實現了，我們出版了這個「日新文藝叢書」。

這是「日新出版社」爲我們出版的。他們並不是資力雄厚的大出版商，但他們對於文藝却有了解與尊敬，甘冒蝕本不賺錢的危險，來爲我們出版，我們衷誠地謝謝他們。

在我們這個叢書之內，並不限定什麼：不論何種文藝作品，只要寫得好，真正的好，我們歡迎牠的加入；不論誰，只要對文藝有興趣，有修養，我們都歡迎他的和我們合作。現在一下子先出若干，將來還要出若干，究竟一共要出若干，我們沒有一定，總是儘可能地出下去。希望每一個關心文藝的人，會和「日新出版社」一般地贊助我們。

857.63
508.6

目次

烏江渡·····	一
國境線上·····	九
五月的紅河·····	二四
在河內的時候·····	三九
「縣長」大人·····	五〇

目次

809493

烏江渡

我到達渡口的時候，乘着等船的當兒，一個頭上包花布帕子的老者走過來向我欠身打恭：

「老爺，要不要我吹一個曲子給你聽？」

給我拿行李的公同似乎很不耐煩似地向他兇狠狠地申斥：

「你這老頭子也是眼花發昏了？你不看這是什麼地方，人家客人等着落店，誰有心聽你那喪腔？」

那個老頭子依舊執拗地湊過來，他的臉上的皺紋緊緊的萎縮到一塊，他哀求地：

「老爺，你就行個好，我吹一個好聽的吹給你聽，才兩毛大洋，啐，兩毛大洋，老爺出門在外，那裏使不上。」

我沒有答理他，傍晚的夕陽將西天渲得通紅，烏江的水流激湍，奔騰，黃色的波濤如餘暉映照鑲上一道赭赤，有金色的小圓泡像珍珠似地在江面上翻滾着。

有幾個旅客坐在石塊上悠閒地燃起煙斗，傍晚的歸鳥啁啾着，渡船邊隔得老遠，再一次老者將他那臃腫的身子移近些，他的眼圈裏透露着無限乞求與哀憐的神色，幾次他舉起那根黃柚色用竹管製成的笛子，幾次他又懶散地放下來，但最後一次他幾乎哭腔地說：

「唉，一口飯害死人，老爺，你就積個德，多少聽你賞吧！」

接着他並沒徵求我的同意就自顧自吹起來，老者有一個靈轉的舌頭，碗嘽的笛韻在山澗飄起來，旅客們都撇開別的注意點將視線集中到他那佝僂的背影上來，祇有那么司不屑地自語着：

「真是也不害羞，成天就是那齣老調子，這麼把年紀了，還仗着一張嘴賣錢！」

老者的舌頭一觸着那圓滑發亮的笛管，似乎完全將自己忘懷了。他自己似乎就浸淫於一手製作的美妙



境地裏，他渾身變動着，似乎年輕了許多，臉上也蕩起一層煥發的光彩。

笛韻在山巒間馳騁着，時而悲抑，時而激昂，我們都忘身自己所處的地方，所以當笛聲一停，似乎長久久山澗裏還囀動着回響，我們又似乎都變得沉默下來了。

我從口袋裏掏了一把爛票子塞到老耆乾癟的手掌裏，老者看到出乎意外的收入，激動得腔調裏發着顫抖。

「老爺，真是……真是……多謝……多謝。」

祇有那么司顯得很不高興，他氣嘟嘟地噙着嘴。

「曄，先生，你真是，給他那麼多，回來還不又一齊拿去灌貓尿。」

不知什麼時候，渡船已經攏了岸，舟子將兩手交叉地撐在竹篙上，他等候我們這批人挨次擠上了船艙。

暮色開始從四處潛上來，天似乎低了些，在我們的船底下，有激流不停地打着旋，咆哮着。

抵達對岸，我們就被么司率領到村子前面的夜店裏，店主人拖着一個細長旱煙管早就在門口迎接着，黃色的土牆上已經掌起了燈籠，四處有炊煙從灰色的屋脊上繞上來，一羣野狗不停地猖獗吠着。

晚飯後，店主人帶我到村子裏散步，這是初春天氣，夜晚有點寒冷，但風不大，上弦月偷偷地從山腰裏探出個頭，江面上罩着一層銀色的霧，四圍的峯巒浸在月色的紗縵裏，村子非常靜，大半的屋全都緊緊閉着，街頭祇有一兩個小販守着籃子萎靡地縮着頸頸，擔子前面的油燈不住地跳蕩着。

遠處的江浪繼續着永無休止的節拍，嘩啦！嘩啦！

再一次那個淒惻的笛韻又在山澗裏飄起來，我沉吟了半晌，似乎陷在一個遼遠的記憶裏。

店主人獨自嘆息着：

「真是，金老大又在獨個兒吹笛子了。」

我向店主人問：

「你認識金老大？」

「誰個不認識？這一帶就沒有一個人不認得金老大的，也太可憐了，我在這兒開鋪子有二三十年，他吹這笛子也有二三十年，起初大家還津津有味地談着，但現在似乎誰也再沒閒功夫管那些了。」

「他吹的一手好笛子？」

「可不是，就是太慘了點，這河兩邊的人都討厭他，你想，高興聽那悲調子，多少人說，聽到那哭腔，人不晦氣也給帶晦氣了。」

「人家似乎並不喜歡他？」

「是那樣子，非但不喜歡，簡直恨透他呢，那年王廷貴家裏娶媳婦，人家正興高彩烈地吹吹打打的，但斷命的金老大偏在人興頭上又吹起那喪命玩意，可不，三天不到，新娘子真被他吹死了，人家都說準是金老大的笛子給咒死的。小伙子要過河去揍他，若不是幾個老年人勸下了呀，金老大那條老命早已完了。人家還說要折斷他那管竹笛給扔到河心裏。也有人說將他的舌頭給割下來，他就再不叫人討厭了。」

店主人重複將旱煙管伸到嘴裏咕啞咕啞吸起來。

又隔了一晌，店主人沉吟地說：

「想不到金老大會這樣，人的命總是有數的，譬方說，早個多少年前，金老大長得又俊，力氣又大，這一帶撐篙搖櫓吃河邊飯的誰不羨慕他，但誰又想得到，這回會淪成這地步？聽說他現在就在河灘上守待過河的客人討幾文生活。」

「他每天能賺個幾文呢？」

「這很難說，要不是他那鬼投胎的舌頭，能賺個屁銅板呀！外邊的過路人不知道底細，見他可憐也賞他個毛把兩毛的，要是好天氣的日子，也能賺個一塊八毛，其實他有錢還不都送到肚子裏？多少年前，人

家就說要是給金老大娶個媳婦也許就會好點了，但是他那固執勁，似乎這世界上除了酒，再沒有什麼是他需要的。」

我們已走到村子的盡頭，夜晚的江岸空曠寥寂，土徑旁的石塊被月色鍍得亮晶晶地，空氣裏有剛茁生的青草散發溼露的氣息。

我們繼續在江岸上踱着，店主人慢條斯理地拖着步子，他沉默地抽着煙，火蒂在暗空裏一亮一閃，像夏夜的螢火蟲。

隔了好一晌，我將話題引起來。

「店老闆，這個金老大必是有一段故事吧！」

店主人將旱煙管朝地上敲打着，隨後接起腔：

「說來話長，人真是變幻莫測的東西，我活了這麼大年紀，雖說外間的事看得不多，然而就這烏江兩岸的事也够多的了。」

店主人隨後喟長地嘆息了一下，那聲調長遠在長空中震盪着。

故事接着從店主人的斯慢聲調中吐出來。

「說來這已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那會我還祇是十來歲的娃兒家，金老大的出身不壞，他的父親是專門在這條水路攬運貨生意的，往年汽車路沒通時，川裏的桐油，豬鬃，五倍子，還有下水來的洋貨布匹什麼的，都打這兒路過，說起來那會子這塊小碼頭也够熱鬧呢。金老大弟兄倆生就的一副好身子，體魄結實像小牛犢，撐船既穩又快，善游泳，還專愛打抱不平，老二比較聰明些，但兩弟兄親愛非凡，愛講義氣，所以兩弟兄很爲人所敬重。非但客商願意向他們大宗包貨，就是一些水手遇到糾紛什麼的，也專愛叫兩弟兄排解，他們兩弟兄是很應當被別人這麼敬重的。」

「然而事情來了，天下的事總離不開個女人，兩弟兄長大了，照理他們身體結實，買賣好，誰個女娃

兒家不巴望嫁給他們？多少人來提親，多少人來說媒，但他們都回絕了。你說有那麼巧的事，弟兄倆却同時愛上一個姑娘。自然我不向你說，你也能猜得出，那是個烏黑頭髮帶着一雙又黑又亮眸子的姑娘，腰桿兒又細巧又柔美，她大概是個老管磨坊的孫女，說起那姑娘本來是金老大先認識的，但不知怎麼老二也看中了。弟兄倆同時發狂地愛她，頂頭弟兄倆彼此並不知道，偷偷地將秘密鎖在心裏。但一次端陽賽船，兩個人都緊緊追隨她，到後發現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弟兄倆懊惱得利害，節也不過了，連賽船也懶得看了。弟兄倆相背着方向朝山腰裏死撞，一整天沒吃飯，當晚回來碰見了，老二說：

「『大哥，是我不應當，明天我這就下船到蕪江去。』」

「金老大連忙搖頭：

「『二弟，使不得，要走也得我走，你們兩口子倒配。』」

「兩弟兄商量一晚上，沒有個結果，他們都太義氣，甯願自己吃虧，却不願叫對方稍許沾着不快。

「兩弟兄的臉色都慘白陰暗，心裏鞭打着無限痛楚。

「最後老大想出個主意：

「『我們一塊去看那女孩子的爺爺，要是他挑中了誰就算誰的。』」

「老二很贊同這提議，他們一塊到那沿江的磨房裏，女孩子的爺爺捋着花白鬚鬚笑得呵呵的：

「『啐，年青人的事情，我老了，作不了主，風該朝那裏括，水該朝那面流，一切有個路數，你們還是自己去打算吧！』」

「『可是，老伯伯，這事情就憑你一句話，你看得多，看得準……』」

「兩個人幾乎同聲哀求，但女孩子的爺還是擺着手：

「『我這就快入土的人了，我不能守銀鳳一輩子，我作不了主。』」

「這樣兩弟兄仍祇好沮喪地退出來，女孩子的爺是個老好人，他兩弟兄都歡喜，他拿不定主意，他想

這事情還應該由年青人自己去解決。

「到了傍晚，老二忽然靈機一動：

「『大哥，我們兩個來比唱，要是誰贏得那女孩子的心，那女孩子就算誰的。』

「事情到這步田地，沒有法子也祇好這麼辦了。

「於是弟兄兩個每天一到星星從天角裏鑽出來時就來到江沿上，老大唱上半夜，老二唱下半夜，夜寒露重，他們就在堤岸上燃起了篝火。

「老大唱：

「『好花總需情郎摘，

蜂兒蝶兒陣陣飛……』

「老二唱：

「『春來夏去四季移，

人兒那堪風顛逝……』

「兩弟兄接連唱了幾個晚上，後來有一天那磨坊的老主人跑過來朝兩弟兄說：

「『你們的歌兒真美，聽了，可惜我祇有一個孫女，我來給你們捎個信，金老大，你真傷心，一切的事勉強不來，那女孩兒看上你的兄弟，這是天意，老王爺安排得再妥貼沒有。』

「金老大勉強打起笑臉，但其實他的喉管裏已經暗燃：

「『那裏話，你放心，我老大做事還不至那麼沒有出息，我以後專心撐船使篙，你說對不對，一切都是天意。』

「話說完，老大就獨自悽楚地走了，有人說他到西岸山上廟裏石洞裏苦坐了一整夜。

「這樣算老二得中了那女孩子，老二的心裏交織着一種說不出的苦楚，他覺得太對不起老大，但他的

感情又無法使他掙脫那女孩子的誘惑。最後他想出一個折中辦法，他決心帶那女孩子下水上湖南去，他有那麼個打算，眼不見心為淨，老大看不見他們，過些日子也許就會忘懷的。

「但是事情的結尾實在太慘了，老二帶着女孩子往下水下駛不多遠遇見了風浪，他們就這樣給捲走了。過了好多天，從下面來的水手發現了他們的屍體，這消息才傳來的。」

我們已經走得很遠，路已到了盡頭，再過去就是崢嶸的石巖了。店主人深深呼了一口氣，抖抖身子，他觸着我的肩膀。

「我們回去吧！天不早了。」

月亮已經移到正中，江面很平靜，鱗狀的波紋，浸在霧靄裏。

我似乎浸潤在一個古老的傳奇裏，店主人突然的中斷使我感着無限焦灼，我緊跟着問：

「後來呢？」

「後來的事情很簡單，老大知道了，痛哭了幾天，他親自同人將屍體撈回來葬在後山坳裏，他說都怪自己，否則他兄弟同那女孩子絕不會遭害的。金老大從那時候起改變了一個人，他不再勤快做事，他成天祇是抱着個笛子啾啾嗚嗚地吹着。他的身體慢慢壞下去，食上了酒，起初是他自己不願招攬生意，過後客商也不願再照顧他。幾年一過，他的父親同那女孩子的爺爺也相繼去世了，加之汽車路一通，他就變成現在這樣子。」

以後我們都變得沉默起來了，祇讓自己的脚步發着輕微的響聲。

店主人似乎沉緬過去的懷想裏，他的臉色很暗澹，寂寞地抽着旱煙。

慢慢地我們又回到旅舍的門口，村莊像完全睡着似地，人家的油燈都熄滅了，店主人輕手輕腳推開了門，木板發着啾啾的響聲，我探頭看，幾個旅客已經蜷曲在鋪上打起了鼾聲，店主人向我道着晚安：

「先生，早點安息吧！明天還得趕路呢！」

隨後也閃到別的屋裏去了。桌上油盞發着微弱的光芒，外面的山谷裏依舊響着笛韻，在深夜聽起來更顯得淒清，蒼涼。

國境線上

「杏娃子，你這就乖乖地聽我的話吧！你想四麻子會拿你上當嗎？」

胡四麻子滿臉劃着尖刁的笑，五月的下午悶而熱，空氣裏濕漉漉地，沒一絲風息，人們身上沁出的汗因爲得不着揮發，黏膩膩地，膠貼在對襟褂子上，心裏煩得直像將屁股坐在蒸籠上。

他們坐在沿街朝南的屋子裏，角落裏泥地發出霉溼的氣息，當街太陽炙熱地照着，磚頭間的泥縫劃着無數龜紋，這座城像整個浸在熔爐裏，街頭偶而有幾個行人走過，懶懶地，在地上劃起細長寂寞的影子，一切看上去都那麼疲倦，像打瞌睡。

明亮的陽光映進來，胡四麻子臉上的疙瘩更高突了起來，一塊一塊紫紅斑，叫人看着直惡醒。

胡四麻子來杏娃家已經是好幾天，他用着各種辭令打算說服這年青人，他明白這結實的小伙子對他能夠有多少用場，但杏娃子真有一個牛性子，怎麼說也不聽，說多了，竟然揮起拳頭要搥他，胡四麻子已經不知討了多少回沒趣。

但四麻子不灰心，看在洋錢的份上，他得涵養點，他有那股自信，他相信總有一天杏娃子會上了他的圈套，到那時候看四麻子再收拾他。

他今天故意打從杏娃子門口經過，又故意同他扯着閒。

「杏娃子，我舍他老公的這天熱死人，你倒好精神，沒睡響覺啊。」

杏娃子看見那張麻臉就心頭盤扭，眉毛跟着緊縮起來，他還沒來得及開腔，那傢伙可一屁股挨着板橋坐下來。

扯而扯地於是又引到那段老話，杏娃子低着頭哼聲不嚮，他煩得利害，他不知怎麼解決當面這問題，

前幾回他可拿定主意不做，但這一響他沒活幹，廠關了，做苦工也沒人要，氣力簡直就賣不了錢！但飯還是得吃，他一個人還好辦，偏有一個生癩病的娘，兩只脚就那麼無形給絆了，否則憑他杏娃子這身體那兒闖不了，怕鬼？前一響有人搖着小旗招攬子，要不是他大鑄哭得死去活來的，他心一橫也就走了，他可不知道四麻子什麼路，那傢伙一向就是地面上的土痞，從沒幹過這正經事，但杏娃子被逼着像似有一股什麼力量遷引他這樣做，他的前面似乎有無數亮花花的洋錢繞着，他的心怎麼也鎮靜不下來。

胡四麻子就手從壹裏斟滿茶，慢慢呷着，於是接着說：

「杏娃子，我說老弟別就那麼死心眼兒，這不是哈裏哈氣嗎？，現成大把的洋錢放手不拿，再說，你不爲你大孃想想？老弟！我們的交情不是一天兩天，我的話沒說錯！」

杏娃子將頭微微仰起，說不定胡四麻子的話也有點對。這年頭正正經經的人就祇有餓死的份，倒不如昧起良心，有錢撈他一把，管他呢！這世界有良心的人又能有幾個？他越是想下去，越是激奮得不能安靜了，那個將臉擠成嘻嘻地，壓低嗓子湊着他耳朵說，又用兩隻鼠眼提防路上走過的行人。

「杏娃子，其實嘛，幹這雅片買賣也沒大不了的，對邊關卡子上早已招呼過，鬼也得看錢的面子，再說那邊人家又是洋鬼子出面幹，你怕個屁啊！」

杏娃子依舊沒開腔，胡四麻子看得出，不開腔也沒關係，人的心總是肉做的，杏娃子已經有點活了，他四麻子做事得漂亮，從懷裏摸出張十塊頭印有安南女人挑担子的紙票，順手朝桌上一丟，一壁大方地說。

「杏娃子，這裏是十塊越銀，一塊越銀合我們的票子要作一塊兩毫半，這是一點小意思，你先拿着用，我四麻子就愛講點義氣……」

說完又呼裏呼嚕灌了一大盅茶，他站了起來，抖抖黑香雲紗的褂子，掛起黑眼鏡，帶上遮陽帽子預備走了，臨了朝杏娃子死死盯了一眼，又交代着：

「我這走了，老弟，想想清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啥事都得人幹，要一閤直着性子闖，別人不會給你個銅板。」今天晚上我等着你，在西邊河沿上，不要忘記，一準來，約摸天摸黑的時候。」

捲捲袖子，搖起大蒲扇走了。半天空氣裏似乎還響着他那狡猾的笑聲。

留下的杏娃兒望着那白白透亮的十塊越銀呆呆楞楞，他沒有了主意，有一種良心的警覺在他腦海裏發酵，「那是違法了呢！私運煙土。」突然他惱怒了，死勁抓起那票子在手裏裏捏着，他想撕毀它，他更想在他敵人面前吼着。

「拿走你這贖錢吧！我不希罕，杏娃子再窮，可不能昧了良心，我說你呀，看錯了人！」

但有另一種聲音響起來，他分辨得出，那是四麻子的語氣，似乎那傢伙又站在他面前了，他邪惡的笑着：

「杏娃子，你這不是狗咬呂洞賓不知好歹，難怪人家說你是娃兒家，你是怕錢刺手？你就不想想你大爺？喂，小伙子還有你那谷梅呢！」

倒像是提醒了什麼，他努力追尋那聲音的來源，但什麼也不見，滿街仍是曬着太陽，他的頭上的汗珠更大把大把地冒出來，說起谷梅，他倒想起了什麼，真有些日子沒過河見她了呢！那妮子真死心眼，一天見不着他杏娃子就會想起張小嘴咕哩咕嚕什麼，而且老是將眉毛豎豎的。這會好多日子沒找她，更不知要怎麼怪他呢？他杏娃子並不是沒良心的人，祇是這會子沒活幹，窮得發毛，家裏成天弄個升把米都張羅不着，可當的都當光了，還有他那軟弱的娘死死活活纏住他，三天兩天離不了藥罐子，老天爺有意將一副鎖枷套到他頭上，任你怎麼掙扎總脫不開，見天煩啊煩地簡直能叫人發瘋，他的眼看到那捏在手掌心的越銀，他的手鬆開了，越銀被捏得發起許多皺紋，我細心地去攤平它，錢畢竟是好東西，他小心地將他塞在懷裏，他真地想開了。

「橫豎是那麼過，有得用就用吧！真的做一輩子哈兒嗎？」

杏娃子走到街上，他無目的地走着，他就是覺得應當那兒跑跑，一顆心因為過度的激奮怎麼也安定不下來，他的步子雜亂零落，時常身子撞着什麼，他現在心中盤念的是拿這十塊越銀做什麼，他想着去看看谷梅去，那個小妮子說真的好久不上那兒走動了，他打算應當花點數目買點什麼東西帶給她，杏娃子的眼前浮着一個秀麗的身影，那個大眼睛有長睫毛的女孩子，說起話來老歡喜嬌嗔地鼓着張小嘴，還有那對裏緊在綢緞子褂的高聳乳房，杏娃子越想越不能自制了，他的心兒似乎有了着落，脚步也跟着加快起來。

杏娃子迷茫地走着，以是過橋時他連應繳的派司也忘記拿出來了，一個中國兵士大聲喝着「站住」肩膀上扛着槍尖的刺刀跟着幌郎響了起來，杏娃子猛然吃了一驚。兩隻眼茫然注視着，他一時想不出他應當怎麼辦，那個滿臉紫黑的弟兄可倒起了眉毛動了怒，他用槍柄朝杏娃子身上重重擊了一下，接着滿不高興地說：

「我說你的耳朵扇那裏去了，你是身上癢得難過嗎？」

杏娃子這才記起什麼，匆匆地從懷兜裏掏出派司，已經爲汗漬弄得濕漉漉異常模糊，那個弟兄睜着兩張兇狠的眼仔細端詳着，將它翻過來又翻過去，看看那張像片又抬起頭來看看杏娃子，像在欣賞一件什麼藝術作品，打算挑眼兒，又尋不出什麼把柄，很失望地指指杏娃子鼻子：

「滾你媽的蛋吧！下回要是再忘記，莫說我不賣交情！」

杏娃子像獲得了大赦似地連忙抱頭提起了脚步，這鐵橋很短，兩分鐘就到了對岸，那邊有兩個穿着黃卡其布製服的安南兵懶洋洋地站着，他們的身後另有一個法國兵，歪戴着帽子，袖子捲得高高的，肩膀上背着一架輕機關槍，他們似乎很閒散。橋上來來往往走着各色各樣的人，赤着腳包着黑頭巾的安南小販；拱着腰胸着煙桿的雲南人；也有穿一身雪白褂褲踏着木履的廣東人，安南兵又着手看着行人的派司，很漠然的樣子，輪到杏娃子，祇揮着手操着不純正的雲南話：「走！」看都沒看他一眼。

說是就隔一條河，但兩個城市却顯得異常不同，那邊依舊保持我們這古老國家的風格，像我們在內地

慣見的一般，有窄狹的街巷，覆着黑瓦古老的屋舍，河這邊市容却顯得熱鬧得多，有寬闊的柏油道，有裝璜極精緻的建築，但這一切看上去異常不調和，像一個具有東方情調的染色板抹上一些西歐的光豔的色彩，這也正像一個揷着髻穿着窄袖對襟褂子的安南女人脚上塗着蔻丹穿着高跟鞋同樣給人一種庸俗的感覺，這兩個城同樣污穢，同樣燥熱，但却屬於兩個不同的國度，迎着河兩種不同國旗隨風招展着，一條河給兩面劃着顯著的鴻溝。

杏娃子去餚子裏買了點小玩意，他想谷梅看到是會高興起來的，街上到處是挑担子的安南女人，在樹蔭下憩着涼，將對襟褂子敞開，胸前覆着一個肚皮子隨着露出來，嘴裏嚼着檳榔，黑色的齒縫裏流着血紅的液汁，吐到馬路上隨即為太陽曬成紫色。

老遠地杏娃子就一眼瞧見谷梅，她正在一張軟床上盤腿坐着，家裏似乎就她一個人，沿街擺着水菓攤子，谷梅的臉陰沉灰暗，一隻手叫不停揮着扇驅趕着蒼蠅，門口很冷落，祇有個小娃兒坐在門檻上唧唧啞啞唱着，谷梅的兩眼朝下垂，像很疲乏的樣子，以是當杏娃子從門口漏出一張頭，谷梅猛然的驚了半天，杏娃子看着好笑，他故意逗趣着：

「谷梅，你是攪那樣鬼，不認識了我了嗎！」

說着就走近谷梅，乘勢在她額邦子上掠了一下，但谷梅連忙將頭縮轉去。

「啊喲，谷梅生氣了嗎？」杏娃子依舊自顧自地說着。

那小妮子開始蹶起一張小嘴，眉毛朝上翻着。

「那兒敢呀，今兒是那陣風將你大爺給捎來呀！」

杏娃子在這當兒，他知道如何來說服這小妮子的，他編了一大套謊話，那鼓起的一張小嘴開始鬆弛了，慢慢地臉上也有了笑意，她完全信以為真了。

杏娃子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紙包，一打開，有小盒的香粉，胭脂跟着滾出來。

「杏娃子哥，你『做啥子？花這麼多錢。』」

「一點點，這算得什麼，爲着我的谷梅呀我……」話沒說完，那小侂子就狠狠地在杏娃子大腿上擰了一下，以後是一長串打情罵俏，親熱一陣，於是又互相打鬧着，這一對年青人完全爲一種情熱所控制了。他們就那將懣懣熱熱的下午給渡過了，杏娃子突然給勾上一層心思。有什麼事情提醒他，他不能再坐下去，立起了身子，谷梅似乎很掃興，但這傢伙先堵住她的嘴：

「谷梅，今天晚上有點事，不坐了，明天陪你去看戲。」

谷梅很高興，堵着氣說：

「走你的吧！當然留不住你，不要待會給你那雲南婆娘知道了該說我什麼了。」

她雖是那麼說着，但那傢伙可沒把話攔在心上，話才吐出半截，人影早不見了。

杏娃子又匆匆趕過橋，去藥鋪子裏配了一劑方子，又買了點什麼吃的，這就趕着回到那發着溼味，窄隘的屋子裏。

有一隻啞喉嚨喊：

「杏娃子，你這一會上那點去哪？」

接着是一長串，噉，杏娃子沒開腔，微微皺着眉頭，走到內屋裏，將草藥就手朝床上一擲，又給了她一塊錢。

老婆子望着這一切，楞了半天，她的僵黃的臉上透露出的喜悅與驚奇，她用手仔細摸着那張新滇票，半響才說。

「杏娃兒，巴成你有活幹哪。」

年青的漢子祇在鼻管裏「噉」了一下，留下老婆子獨自在悶溼的角落裏，隨後又溜到街上來，天還早，日頭雖然已經西降，但天空仍是亮亮地，這當兒去河沿上似乎太早，四麻子不會在那兒，想着那事

情，這個還是第一次幹，怎麼也沉不下心，終究是犯法的事，拿生命去賭注，萬一，要是萬一給走漏消息，他杏娃子不是不知道，以前那些伙伴叫金紅；崔老喜的怎麼下的場，他的眼前蕩着黑影，越轉越大，頭腦昏沉沉，他不敢往下想下去。

像精靈似地竄到一個小酒館裏，那麼胡亂地飲着，多喝點也許能壯點膽子的，於是一杯兩杯，眼角裏抽滿了紅絲，一直到天摸黑。

杏娃子順着河沿上走着，黃昏的影子漸漸加濃，遠遠督辦公署的前面正舉行落旗典禮，雄壯的軍號在空氣中曳長響着。

河坎上到處坐滿乘風涼的人，男人光着赤膊，燒着旱煙，女人偷偷地解開褂子，讓鬆軟的奶子在風口扇着，密生的灌木叢中這裏那裏亮着火點，河邊綠色的菖蒲與水藻互相錯綜，再高一點的梯地上則植滿着芭蕉，寬大的針狀葉蔭得密嚴嚴地底下有各種昆蟲拉開了嗓子，競唱着，吵成一片，與遠遠掬堰、轆轤車水聲音互相應和着。

有人唱起來，聲調抑揚動聽：

「老呱老呱你莫叫，

郎也不是薄情漢，

今年口袋乾如洗，

沒有錢來沒有米，

縫不起繡花鞋，

製不起綢緞衣，

沒得臉來見我妻。」

那邊馬上有人接過腔，故意尖起嗓子：

「老呱老呱你偏叫，
奴也不是忘恩女，
無錢無米沒端係，
奴不希罕繡花鞋，
奴也不要綢羅衣，
奴祇要我的情郎，
免得整日守空房。」

接着是一片哄然笑聲，女人被歌聲撩得心頭癢癢的，但嘴裏却在罵着：「斷命的！」
杏娃子聽着，心頭有點淡淡的哀愁，人們單純的歡樂並不會分給他一點，好些日子以前，也時常混和在這一羣中，偷偷地同谷梅唱着歌，然而後來工歇了，他就再沒那份好興緻，現在他可得像耗子似地。

杏娃子背着小道從人羣中繞過去，人們漸漸被攔到身後，吵擾囂嚷也變遠了，到末了就剩下一點輕微的回響，混在蚊子吟唱裏，河沿上變得荒涼起來，晚風變得較前勁峭得多，天已經黑透，就有薄薄一層光芒，週圍一片黑越越地。

杏娃子有點膽怯，腳步拐着灣兒遲遲不前，倒不是因為怕摸黑路，心裏却嘀咕着。

突然有人用手電筒朝他掃了一下，白熾的亮光使他眼睛本能的閃着，接着有人開腔喝道：

「是杏娃子嗎？你倒走着安逸哪，四糜子爺關照在這地點等你，有一陣子了。」

杏娃子聽得出那是汪全貴的聲音，想不到他也混在這伙裏，杏娃子沒開腔，祇隨着他屁股後跟着，穿過許多灌木叢，腳下不時被荆棘刺得發痛，走了好一陣才在一塊曠地上停下來。

杏娃子順着手電筒的光芒，一眼瞥見胡四糜子，他正蹣跚着大腿坐在石壁上，胸脯敞開，一身肥碩的肌

肉像蚯蚓似的蠕動着。一隻手搖着大蒲扇，另一隻手捏着兩個光滑的胡桃在手掌心不停搓着，瞧見是杏娃子，於是立起身子親熱地拍着他的肩膀。

「杏娃子你來得正好，將才他們還說你會來了，我就算準你要來，不是噫？杏娃子又不是哈兒？」接着於是將臉上的肌肉擠成一團，邪許地笑起來。

杏娃子笑嘻嘻，這一堆人裏有不少是熟習的，像田有才，萬虎子……他們似乎幹這行業已經十分老練，對於新來的伙伴並不感着十分興趣，祇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也有同他說：

「啊；杏娃子你也來了，正說缺一把手。」

那邊還有一些赤着脊樑的安南人，他們悄悄的說着話，又用黑布遮着油燈舉起腳尖走着，遠遠地看過云，像一羣鬼影，浮在黑夜裏。

杏娃子被帶領到灘岸上，又蹣跚地摸到駁船的甲裏，他背着蒲包，沉甸甸地，有一股強烈的氣息散佈在河沿上，這樣他開始了新工作的第一天，也有時捲起胳膊擰起竹篙，河面很窄，不幾下子就擦到對岸，那邊也有一批鬼影似的人蠕動着，忙着接貨又分派着竹籤，要在平時，那些担貨物的漢子，一边走一邊要大聲喊着「杭育，杭育」，但現在嘴巴却給封閉了，連走路也輕輕的，生怕闕失踢到那黛青色的卵石上激起什麼響音，那批人，認識的同不認識的誰不大講話，即使必要時，也祇將嘴巴動動，交換一兩個暗語，河面上很靜，霧風是更濃更深了，以是澄黃的水面及黑藍的天空都變得不能分辨起來，人們的身上爲露水浸潤着，衣襟都變得溼漉漉的，空氣裏有竹篙掠過水面的激響，勝似因搖動本身發出的唧唧呱呱聲配着繁密的草叢中昆蟲的唱和將夜空裝飾得更神秘更幽深，遠處鐵橋上不時有一輛夜行車駛過，轟隆轟隆，火車的汽笛拖得幽遠更長，人們數說着火車經過的次數，心裏裏却翻着正確的時時刻的記號。

一直到深夜兩點鐘，末一班快車過去後，他們的工作才告完畢，大家沉重地吐了口氣，讓筋骨自由鬆動一下，也有有的就蹲在河沿上將自己爲灰層汗漬織染的身子，用清涼的河水揩拭一遭，做工的提着他意的步

子慢慢上了岸，杏娃子也跟在人叢中，他並不覺得累，一種高度的興奮始終箝住他，心頭迷迷茫茫地，他腦筋裏什麼也不想，他不知道這半響他究竟幹了些什麼。

他們到了河那邊：在荒涼的河沿上走着，市區慢慢接近了，於是轉灣抹角，杏娃子這一帶本來很熟，然而今兒他却像浮在霧中，他不知道在那裏，祇是下意識地跟在人屁股後面，那樣他走到一個陌生的屋子，白熾的電燈光使他感着很不習慣，眼前的景象是他未曾經歷過的，微微感着新鮮，又微微怔忡着。

屋子裏飄着濃厚的煙霧，以是電燈光更變得霧一般的迷茫了，有的倒在橫榻上讓腐屍尖稜的臉隱沒在鴉片濃烈的煙鼻裏，那末一排邊躺着一張四方桌子圍牆着許多人頭，人們吆喝着，叫罵着，紙牌在煙霧中飛着，人們都為偶一的僥倖心弄得瘋狂了，眼睛睜得血紅，用最下流的字眼互相嘶罵着，這一切叫杏娃子感着異常陌生，他的兩隻腳像給什麼釘上了呆呆地站着，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瞧瞧同來的伙伴，他們倒滿副精神起來，將才他們還竊竊地敲着耳朵根說話的，現在却張大着喉嚨，像突地變換了一個人。

胡四麻子進來了，他的身後跟着一個白種下級軍官，嘴裏嚼着香煙，白色的制服燙得貼平，黑底黃花的肩章在電燈光下變得更耀眼，他們的身後還簇擁幾個安南人，戴着黑圓帽；同一黑洋衫對襟褂子；白竹布褲子，胡四麻子嘹亮地笑着，一張肚子朝前突起，滿臉橫肉肥碩碩地唧唧着，白種軍官用輕蔑的眼光掃着屋子的一切，微微蹙着眉，兩隻手交叉在背後，但他為着要表示對這環境的喜愛，也在括得乾淨的臉皮上貼上一層笑，他們慢慢從門口踱進來，他們走進杏娃子站立的地方，胡四麻子像發現什麼似地，笑得更響亮起來，一個身子前俯後仰，他抹抹杏娃子的頭髮做很親熱的說：

「杏娃子，你今夜幹得要得，喂，哈兒，你不痛痛快快的要要啊，抽口煙什麼的，別那麼死板啊，你不去試試運氣？」

接着他咕裏咕嚕同那白種軍官說着什麼，那個點着頭朝杏娃子估量着，操着不純熟的中國話說：

「你，你很好，等會，有鈔票，喂，鈔票，懂嗎？就是庇亞斯特。」

說着鈔票，用手勢比劃着，又將手臂展開，連嘴邊啣着的香煙差一點滑下來了。

胡四麻子同白種軍官走到屋子清靜的角落裏，白種軍官從懷包裏掏出一大疊東西，胡四麻子認真地點着，杏娃子看得清楚，一隻肥腫的手指不時伸到嘴角蘸着唾沫。

於是兩個人笑着、豎起大姆指，那白種軍官晶藍的眼珠也似乎更光亮了。

白種軍官待了一會，招招手走了，剩下的人像一窩蜂似地擠到胡四麻子跟前，抽煙的，賭錢的都暫時丟開了嗜好圍攏來，人們將因過分娛樂劃滿紅絲的眼瞼睜得雪亮，互相擠着推着，汗臭在空氣裏飛揚着。

胡四麻子在分錢了，細心地點着鈔票，担心着給弄錯了，數一遍又一遍，嘴裏還罵着：

「喂，萬虎子拿去，五塊越銀，看清楚沒有？嶄新的鈔票，拿了別都塞到小腳婆娘的辰眼裏。」

又喚着別個，還做着鬼臉：

「楊大個子，這點是十塊，拿去做賭本去。」

接着錢的人不必要地重覆細心點着，大家評論着，嚷嚷着，杏娃子攤到十塊，拿得少的瞧着別人手上的鈔票用羨慕的眼色注視着，胡四麻子一走，屋子裏留着的人叫罵得更利害，簡直能把房子抬起來，大家兇狠地罵着，也有的拍着胸膛，杏娃子聽見出有才大聲罵：

「黑良心的啊，貪他媽的四麻子，賺錢也不是這麼賤的，拿別人的力氣性命塞滿自己的口袋，明天死了閻王爺也酬他的心啊！」

也有人嚷着：「四麻子，你着你爺吧！明天車背過，不叫你挨黑打，算你的腦殼子結實。」

但其實這種氣憤與不平都是多餘的，等大家嘴巴嚷得乾了，有的歪倒在鋪板上打起鼾聲來了，其餘的擠到牌桌要用新拿到的錢試着運氣。

杏娃子這樣幹下去了，每天夜晚用氣力與性命下着賭注，然後摸着黑路到對河的屋子裏，他學會賭

錢，有時抽上幾口，他慢慢習慣於這種生活，對於衙門裏的澈查，他也變得淡然起來，雖然也有時良心會給自己帶來一點責問，但馬上會辟嘲地想：

「嗯，想他媽的囉，人活着還總不是爲了嚙口飯啊！舒服一天是一天啊！」

杏娃子手頭變得闊綽起來，新做的白洋布褂褲，還買了一頂拿破崙帽，他用錢也大方起來了，那個患軟癱的大孀，用不着再向他嘖咕，三天兩天給他捎點什麼好吃的，草藥每天一劑從未斷過，老婆子比什麼還好哄，她還當着自己的兒子發了財，連多年陰灰的氣色也轉好起來了。

杏娃子去找谷梅變得更勤快起來，常是一整個下午半天就那麼廝混掉，每天他總帶了好一些東西，吃的，用的，花啊，粉啊，零碎的小玩意，谷梅應當很高興，本來，一個平常的安南女人是很可用點小惠哄騙的，然而她不，杏娃子帶着東西越多，她越感着憂鬱，對於杏娃子錢的來源，她有點懷疑，他一整天不做事，懶懶的樣子，但看他的花費倒像發了財，谷梅心裏悶得猜不透，她試着用一些話語探聽，但杏娃子的脾氣不能比什麼還暴躁，說多了，於是冒起火：

「你嚼啥子咀啊，女人家纏不清，有得用就用是哪囉！」

谷梅不敢再問下去，她的心頭的疑慮隨着日子流逝而加增，慢慢地有些風言耳語傳到谷梅的耳朵裏，如不相信她所愛着的杏娃子會幹那樣下流的事，她知道得很清楚，在她的國度裏很有一批自己的同胞合幫着高鼻樑藍眼睛珠子的洋人來欺侮自己人，但杏娃子，他倔強：有股哈氣，他不應當加入那一伙。有一晚谷梅悄悄地將這心意去問他，那個霍地跳起身子，指着天賭咒。

「谷梅，你的耳朵根太軟，你看我杏娃子像幹那行業的！」

他說得很乾脆，谷梅完全相信了他的話，他們又恢復往日一般感情，有說有笑的，讓悶熱的日子在快樂的氣氛中渡過。

有過那麼一天晚上，因爲落雨，沒活計幹，杏娃子帶着谷梅去看安南戲。

在街的轉角上，杏娃子撞見那個白種軍官，那傢伙同他說着「哈囉！」但兩隻眼却貪婪地轉到谷梅身上，從頭看到腳，又從下看上去，掉過臉對杏娃子做着鬼相。

「噫，你這個安南婆娘，真好，真好，你有福氣，頂括地……」

谷梅卻從耳朵根起了紅暈，遮住杏娃子的火角迅速地走了。

谷梅有一張嬌小的面龐，一經裝扮，更顯得萬分嫵媚，杏娃子並沒將它放在心上，那樣的小伙子儘量厭住谷梅看個飽，是常有的事。

又有幾回，他們在街上遇見那白種軍官。那傢伙不但死死盯住谷梅，竟大搖大擺地跟在後面跑起來，到後來他連谷梅的住處也曉得了，時常託故買些什麼東西同她亂鬧着，又常常偷偷地塞了一捲鈔票，谷梅的心頭發了慌，她將近日的發現拿來與杏娃子商量，但那傢伙却無所謂地神氣淡淡地說：

「真是女人家，你就看人家當軍官的，有的是鈔票，要要女人還不多的，是你真是白天見鬼。」

「但他一死勁地老來攪我，弄得人怪難為情地。」

「那算啥子呢，開開玩笑也作興啊！」說着他也有意無意諷笑起來。

「好吧！你莫怪我沒告訴你。」

谷梅悶悶地躲到角落裏，也有時抽噎起來，杏娃子免不了去撫慰她一番，氣急了，也能蹣起腳拍着桌子。

「貪媽的，他是多幾根黃毛，你高鼻子藍眼睛珠子我怕你個屁，雜種龜兒子的。」

但事情似乎不這麼簡單，下級軍官不知爲着一種什麼靈感將興趣轉到谷梅身上，他想起胡四麻子，他想他也許能幫他點什麼，有個晚上他把四麻子帶到一個僻靜的酒吧間裏，下級軍官從皮包裏掏出一捲票子，朝桌上一扔，一壁鄭重地說。

「四麻子，我想請你幫忙點事。」隨着將話鋒直接引到問題本身上面。

「你知道那個同杏娃子相好的安南婆娘？」

「知道，知道，不是那個叫谷梅的？」

「對，我正是說她，那個婆娘長得很標緻是不是，我打算……我想你是聰明人，你總能明白。」

「你家是說，是說……」頓了一下，覺得並沒有直接說穿的必要，一隻手搔起頭皮來，思索着半擱才接下去。

「不瞞你家，這個，這個很討厭，你家公司那個安南婆娘，死心眼兒，她同杏娃子不是一天二天的事。」

「所以我說……」白種軍官將扔在檯子上的鈔票捲朝四麻子跟前推過去。

鈔票在四麻子的眼裏發了光彩，旋轉着，越來越快，四麻子拿定了主義，他欠起了身肯定地說：

「我試試看，你家真太客氣。」雖然那麼說着，鈔票却滑到他口袋裏。

四麻子走了，他心中可在盤算着，這事情對他並不為難，對於這玩意他是最嫻熟的，「祇要，唔，祇要……」他有點樂起來，腳頭也變得輕鬆鬆地，他暗地裏對自己說着。

「杏娃子，這次怪不得我，不是你四麻子不講情面，誰叫迷上那個安南婆娘；唉！人的命總是勉強不來的。」

於是有一天夜裏，敲過三更時份，杏娃子正從河沿上幹活回來睡得熟熟地，突然門口鄉鄉敲得亂響，他還來不及思索，門板給踢開了，有幾個武裝警察荷着槍在黑暗中幌着，杏娃子給帶走了。

杏娃子再沒回來，縣裏傳着新聞說有一個年青販鴉片的販子被逮住了，胡四麻子在茶館裏也是談論這問題的人物，揮着芭蕉扇，津津有味地敘述着，其他的座上客則點着頭敬佩他的卓見。

當天晚上河那邊有幾個安南人將谷梅帶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借故說杏娃子在那裏受了傷，到得裏面，給反鎖上了，隨後的安南人也悄悄地走了，屋子裏沒有杏娃子，祇有那個下級軍官獨自淫蕩地笑着。

谷梅在淫威下被姦污了，第二天破曉她給放出來。

她走到河沿上，清晨的風陰涼新鮮，河面上飄着霧靄，白茫茫的一片，谷梅的心頭空虛虛地沒有了着落，她想起了杏娃子，她沒臉再見他，有一股什麼黑影在吸引着她，她的身體失去了支持，騰了空，河水劃破了平靜，激起了幾圈漣漪。

初起的旭日慢慢從地平線爬出來，是初夏的季節，河兩邊依然有兩面不同的國旗昇起來，在薄曉的微風中飄揚着，遠處則有幽長的號角在山洞中回響着。

鐵橋那裏「轟隆轟隆」第一班早車過去了。

五月的紅河

紅河的水靜靜地流着，永遠發着赭黃色，一城又一鎮，穿過無際的沃野，穿過僻塞的叢林，浩浩蕩蕩，蜿蜒着直朝南海奔去。

太陽光無忌憚地掃着大地，離岸的砂石發着刺眼的金黃，火炙的風從河面上掃過來，棕櫚深綠的闊邊葉無力地垂擺着，發着悉索的聲響，熱浪不停地從四面八方襲過來，人們喘着氣，悶都悶地像鎖在落爐裏。

空氣靜寂着，似乎這世界上整個生物界都被窒息似地，遠處有小火輪緩慢地劃破河面蹣跚地前行，嘟嘟——曳長地叫着，黑煙陣陣散開去，一直隱到碧藍的天際裏，汽笛的嗚叫疲倦幽長，叫人像在聽催眠曲，那黑色的龐大動物也像永遠固定不動，這裏那裏成堆的木筏浮上浮下，浪花有節奏敲擊着邊緣，激起無數白色的泡沫，幾個人影慢條斯理地撐着竹篙，無力，失神，一切看上去都像出現在夢裏似地。

火車轟隆隆地過去了，大鐵橋空洞地激起回響，引擎裏冒着的黑煙慢慢沖淡了，大地上又恢復原先的靜默，空氣裏還蕩着一絲火車掠過軌道落漠的聲響，那鐵蛇大概早已急駛過遠處的田野了。

河沿上有不少苦力揀着樹蔭仰天躺着，嘴角鉤着葉子煙，腳成八字形叉開，光着脊樑，醬赤的皮膚上像蒸籠似地不停地沁着汗珠，擦乾了，於是又有無數晶亮的珠粒冒出來，喘裏唧唧着，想睡會睡，但蠟子嗡嗡死纏個不休，起遠了，又慢慢裹攏過來，咿咿呀呀地像永遠唱不完似地，心裏一别扭，手準打去，却撲了個空，手掌正落到那多稜角的砂石上，一陣被磨燙的感覺馬上像觸電似地在全身兜了個轉，爲泥土黏成污髒的臉子於是搗出更多的汗珠。

阮老頭子守着菓攤，盤膝坐在樹蔭下，有半晌沒來一個主顧，籐籐裏依舊盛得滿滿地，香蕉，菠蘿蜜

零亂地橫七豎八躺著，阮老頭子納罕著這半天吃菓食的人都浪當到那兒去了，朝先攤子還沒落地，七手八脚一下子搶個空。而現在正是光景大不如昔，買賣越來越不成了。

「新鮮的芒菓，南定新到的啊，一個蘇一隻啊！」（註：蘇——一分錢）

阮老頭子啞著嗓子喊，但周圍躺著的苦力們祇煩厭地擠擠眼，阮老頭子的蒼老聲音像落到大海裏的雨點，迅速為熱氣流團團吞住，不留一絲痕跡，他尷尬地朝周圍瞟了一眼，垂下了頭，一張多皺紋的臉更顯得平板，枯瘦的手搖著蒲扇，兩隻遲滯的眼往下圍，直像打瞌睡，但扇子才停，四圍的蚊蟲又聚合過來，吮著水菓，吮著他的禿頂，吮著鼻樑，癢煞煞地，阮老頭子心裏急得直冒火，為補釘綴滿的對襟褂變得濕淋淋，像才從水溝中擠來似地，阮老頭子嚙嚙著：

「唉：這天，這天！……」

聲音軟弱乏力，末了祇留下一長串嘆語，嗚嚶嚶，嗚嚶嚶，從脫落的門牙漏出來，混和在蚊蟲的合奏裏。

有一羣小孩暗露著走過來，不知從那裏玩倦了，赤着腳，滿身滾滿了灰，臉上油亮亮，混合著泥土；汗液，劃出無數的圖案，像蛆似地圍到攤頭來，戀戀不捨地繞來繞去，指着筐裏的水菓，交頭接耳地講着什麼，吐吐舌頭，又向老頭子做着鬼臉。

阮老頭子吮喝着，像趕蚊蟲似地揮着扇子，但那批孩子祇略為退了幾步；隱在樹梢後，並且大聲地唱起來：

「老頭的嘴巴開個窗，
沒有門牙想啃鍋巴，
鍋巴啃不動，
唉唉嘆氣啊！……」

阮老頭子心裏又好氣又好笑，他隨手揀起塊石片朝他們扔過去，但孩子們比什麼還機靈，一溜煙早不知滑到什麼地方去了，空氣裏祇留下一片嘲諷與揶揄的笑聲。

阮老頭子嘆着：

「嗨，真是，真是……小鬼豆子也學會欺人，晚上得告訴狗子，對，得告訴狗子，叫他結結實實揍他們幾頓，給爹也出出氣。」

一想起狗子，於是視線又落到那座龐大的鐵橋上，這會子狗子都在幹些什麼呢？總又是推煤車子吧，哼，推煤車，推煤車，這一輩子像生下來就為幹那個似地，成天哼滋滋地從早摸到黑，皮膚在烈陽裏烤着，渾身上下抹滿了土，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打兒灰洞裏鑽出來似地，而每天也不過賺個兩三毫錢；狗子什麼都好，有的是氣力，機靈，活潑，要是生在有錢人家，該是個傑出的人才呢！而現在却祇能做着苦活，幹着比牛馬還不如的事，也許是受着命運過份殘酷的虐待吧，這嚮子狗子脾氣變得很暴躁，一不對勁就愛使性子，而且連他老人家的話也不愛聽，狗子小時候不是這樣的，最乖覺馴順，往後這樣下去，還不知會發生點什麼，這總是不好的啊，阮老頭子下意識地打了個寒噤，他沒敢想下去。

現在那座龐大的鐵橋竄到他的幻像裏，橋身分離成無數巨大的鋼片在朝他身上壓，使他沉重地喘不過氣，一會兒又雜亂地飛舞起來，敲打着，鞭擊着，他的頭腦有點眩暈，頭皮在發脹，似乎要撐破開來。

他的記憶又落到那個最恐怖的一幕上，也是在那橋上，不過那時候還祇有個支架，也是這麼一個五月的日子，他從橋柱下倒跌下來，等到他清醒轉來，發現一隻腿被鋸斷了，他成了一隻腿的人，他跑到工作的公司裏苦苦哀訴，但那有着一隻像肥豬塊頭的黃頭髮的工頭祇向他揚揚眉毛：

「豬仔，是你發昏了，真地裁下去！」

他再向那個養得白淨的殖民地主人哭訴，他甚至要跪伏下來，但那傢伙却咆哮地揮起多毛的拳頭，大聲地罵着：「沙羅！」（法語，即混蛋意）

他還想辯解，但却爲更多有力的手膀給攔出了，他挨了不少拳頭，末了有幾張紙幣塞到他胸口裏，是三十塊「庇亞斯特」，（註：安南通用紙幣）據說那是公司額外的恩賞，白種人是一嚮寬大爲懷的。

回到家裏以後，他病倒了，一連多天，他發着高度的寒熱，他神經失去了平衡，發着囁語：「還我的——一隻腿啊！我的腿！……」

但他的另一隻腿是永遠再還原不上了，等病魔撤開他走了以後，他變得非常孱弱起來，他失去了那份年青人的火氣，他變得安靜下來了，不久他父親也離開他走了，他是硬生生鬱鬱氣死的，喘最後一口氣時，還忘不了奮激地說：「孩子，要好好爭點氣啊！紅河的子孫是不低頭的啊！」

他並沒能如他父親所希望那樣爭口氣，他枉了紅河的子孫，他變得那麼安詳，擺了個莫難，十年，廿年……有四十年了，時光在不經意中慢慢溜走，他的臉刻下更多皺紋，花鬚鬚變得更白，……他什麼也沒做，連他自己的兒子，狗子也脫不開命運的掌握，做一輩子奴隸……

但殘酷命運的播弄掩抑不了他對幼年美麗日子美麗的憧憬，那時候紅河畔是顯得那麼安詳，他同他的父親幹着擺渡的生意，運走了一批人，又是一批人，他們終日生活在江面上，沐浴着南國的靈風，聽江浪有韻律的節拍，到晚泊在水草叢中，支一盞燈火，燦着撈來的大河蝦，品味着上流帶來的鮮菓，上弦月將銀色的光芒瀉下來，江面飄起一層輕茫的霧，波浪發着鱗狀的漣漪。

但那樣的好年辰終於流走了，紅河畔來了一批碧眼黃毛的白種人，紅河畔起了一陣擾動，也就從那時候起，他們的頭子上開始套上了奴隸的鎖枷。

紅河上支起了一座堅實的橋身，渾圓的大鐵柱從河這面架到那面，起重機滯重的喘着，無數的工人哼着，架木板，鋪鐵軌，讓自己的勞力爲着別人的幸福慢慢消蝕。

橋終於造成了，主子們向世人宣佈這是現代文明最偉大的傑構，他們領導着一批一批遠處體面的紳士來參觀，最新式的密士林車也在它上面出現了蹤跡，但紅河畔的子孫的肚皮却逐漸癟縮下來了，火車的輪

盤踞過軌道，躲過紅河子孫們的脊樑，他們變得瘦瘠了，萎縮了，那些造橋的人們也慢慢衰老，有的失蹤了，有的在一種莫名其妙的命運支配下悄悄地結束了世上的生命。

阮老頭子繼續想着年青時的伴侶，但怎麼也辨別不出一個清晰的印象來，那些似乎同他隔得太遠，遠得摸不着邊。

又一趟車過去了，轟隆轟隆地，橋樑作着永遠相同粗宏的回響，阮老頭子從幻夢中清醒轉來，轟隆轟隆，他腦袋裏也似乎這麼單調響着，他仔細盤念一下，心想這是第六班車了。

太陽的熱度似乎減殺了點，已經是近傍晚時份，黃昏的風一陣陣拂過來，積滿汗液的肌膚有一股陰涼的感覺，沿岸低矮的芭蕉葉簌簌落着，經過一整天的烤曬，現在重復甦醒變得有生氣多了，那些本來躺在樹蔭低下納涼的人們有的提起腿四下蕩了起來，坐着的死勁地抽着煙，與同伴胡亂地聊起什麼，更有些年青毛伙子逼尖着嗓子挑逗地唱：

「新鮮的檳榔吃了又要吃，

年青的姑娘棄舊換新。」

那邊幾個坐在砂石上的女人却甘雌伏地答和着：

「毛伙子的乳臭未乾，

嚼舌根空吹大炮，

自己的老婆背着偷人啊，

眼不見裝瞎不要臉啊！……」

毛伙子嘴裏嘟囔着什麼，眼睜得滾圓，想打算用些更刻毒的唱詞給那般小妮子個顏色，但一瞧不是對手，嚥着喉嚨嚥住了，滑到嘴邊的却是一連串詈罵「丟梅！」（安南語，相當於廣東話中之丟那媽。）那些女人們於是更得意放肆起來，懷着一種勝利的愉悅，前俯後仰地笑着，梳着的圓髻像大蒜頭似地

擺來擺去，兩隻乳頭也翻筋斗似地跳躍着，嘴巴張得老大，嚼着的檳榔紅色的汁液於是從漆黑的齒縫裏滑出來。

阮老頭子對這些年青人的調情並沒興趣，他對自己的地位感着一層難堪，雖然有時看着也會激起一絲孤寂的心情，他那多皺紋的臉也會掠過一絲微笑，但馬上有另外一種冰涼感覺穿過他的全身，他發覺自己老了，這些幼穉的舉動該讓下一批年青人來幹的，他對失去了的青春懷着一絲惆悵。

阮老頭子的視線很自然地又落到那個大鐵櫃上，他有點埋怨狗子，快晌晚的時份，這傢伙還儘浪當着不回來，又不知上那兒去撒野去了，阮老頭子的肚皮已經覺得怪餓，但狗子不回來，他沒法收攤，他是這世界孤另另的一個，誰也不答理他。

心裏一氣惱，於是又自顧自地埋怨着：

「毛孩子都成大人了，老頭子也沒人再理會了。」

阮老頭子燃上燈火，就着竹桿抽起煙來，幾個白種小孩子在近處堆着砂土玩，白潤的小手撻提着小圓筒，鏗鏘，大聲叫着，儘情的跳着，還不時朝苦力們擲着泥土，阮老頭子看得更氣憤起來，火星不住往上冒，他很想像這批小鬼精一個利害瞧瞧，但一看見那些穿着整齊的保姆，他握緊的拳頭又洩氣地鬆弛了，他心裏可在暗暗想：

「都是這批小鬼精，窮人的血都給他們榨乾了，好日子都流光了。」

但多年的生活經驗使他祇有將悶氣往回嚥，一切都是命，天老爺安排定的，能怨誰，人家生來是天之驕子，而他却祇得永遠像牛馬似地被人踐踏着。

阮老頭子正死心眼地鑽着悶氣，突然一個甜潤的嗓子叫起他：

「老爹，這晚還不歇歇啊！」

抬頭瞧，原來是谷荷，（註：安南語，谷作姑娘解，此處谷荷即荷姑娘）這小妮子真伶俐，一嘴雪白

的牙，講起話來總是軟綿綿地，阮老頭子頂愛看他那兩隻光亮黑湛的眸子，這幾年來，他看着她慢慢長大，從梳着小辮一直到盤起髻，他還記得她同狗子正是一般歲數，小時候總愛磨牙，長大了碰着面也愛逗着吵，時候過得正不可捉摸，一轉眼小娃兒家都成了大人了，而他也越來越老邁了。

阮老頭子先前的怒氣跟着「掃」而空，他嘻嘻地咧着嘴，望着小姑娘圓臉發楞，一隻煙桿下意識地在地上的磕着搗着。

谷荷俯下身瞧着筐子滿滿的水菓，發愁地縐着眉毛：

「老爹，今兒個買賣還成？」

阮老頭子給挑起什麼心思似地，本是光禿的臉隨着掠過一道陰雲。

「不成，不成！一整天還買不到一籠。」（一塊錢）

阮老頭子於是給她叨叨起來，他訴說是年青時日子這麼好過，現在買賣怎麼難做，但小姑娘似乎全不會注意聽他，隨手從筐子裏揀着腐爛的芒菓，着皮吃着，隔了半晌，才突然揚起臉問：

「老爹說真的，這晚狗子哥還沒回來。」

哼，就是提狗子哥，見天問長問短，而他說的話就沒擺在耳朵裏，告訴她，狗子死了，阮老頭子一肚子別扭，他真想好好發作一下，但倒底沒衝出口，過後他又平靜下來了，他有點對自己的魯莽感着羞澀，說真的，他犯得上積這一肚皮氣，妒嫉得也沒名份啊，再說人家終究是年青人，自己不也是那麼過來的，給小伙子看了不成笑話。

阮老頭子的腦裏突然出現一道靈感，他盤算着，狗子同谷荷一般歲數，都是肖羊的，要是有一天……要是有一天，他們小兩口子成了親，到那時候，他不會再感得孤獨了，白天狗子出去上工，也有個伴兒了，谷荷會給他預備好飯食，會攙着他走……到那時候……

阮老頭子眯着眼偷偷朝谷荷瞥了一眼，谷荷沒注意，還在自顧自地剝着芒菓，阮老頭子迅速地垂下了

頭，臉上泛起一道紅，害羞地像做下了一件什麼罪孽。

太陽在人們不注意時已經爬到河對岸，一團火紅，熠熠發光，紅河渲染得成赤紫，像浸滿的血水，翻上翻下，鮮耀的反光刺得人眼花，黃昏的波濤經過一整日烈陽的蒸拂，現在又變得活躍起來，翻滾着，拍打着岩石，潮水緩慢地向上爬，河中的木筏浮得更高了，一羣海鷗搖着翅膀，從棕櫚脊幹上滑下去，掠過水面，又舞着雙翼向不知名的地方飛去。

天空呈現深藍，顯得無比湛遠，乳白色的雲塊悠閒地作着遨遊，聚攏來形成一個海島，隨着又緩慢地散開去，形成無數仙女，恣意地舞着，雲彩瞬息千變，令人摸不着邊。

狗子還不回來，這孩子儘顧貪野，連老爹也不來問信了，老爹是一隻腿的人，走不動挑不動，他難不成就不知道，心裏越想越氣憤，老毛病又發作起來，阮老頭子不止地咳嗽着，額頸紅得像鴨屁股。

谷荷不安地望着老頭子癱瘓的臉；她的面色裏流露着一種焦躁與憐憫，她親切地爲阮老頭子捶着肩膀，又幫他揩額頭的汗，但阮老頭固執地搖着腦袋，他覺得一切人都在同他過不去，就連那小侏子也逃不出圈例。

「老爹，肚子餓了吧！」谷荷關切地問着，但阮老頭子祇鼻樑裏嚙嚙了一聲，眼睛轉都不轉一下。

可是阮老頭子倒底聽從了谷荷的話，這乖巧的小侏子幫着他收了攤，又攙扶着他回家，那是一間破茅屋，儘靠在不遠的河沿上，悶熱，霉溼，矮矮地歪扭着，遠看過去倒像一隻傾圮的牲畜棚，谷荷將阮老頭子迎到屋裏，燃上了燈，又爲他在鍋光裏尋出一些剩飯來，阮老頭子貪饑地胡亂吃着，等一切都弄停當後，谷荷這才扭轉身子，臨走時還說：

「老爹，早點安睡吧，狗子哥早晚會回來的！」

話沒講完就矯捷地閃了出去，阮老頭子望着她那苗條的背影，心頭浮上一層深厚的感激，但過後當他發現自己是被孤獨地扔在屋裏，一股落漠的悲哀又朝他身上侵襲過來，他是染着更濃重的憂鬱了。

阮老頭子滅了燈，摸索着爬到板木上，他不想睡，腰骨感着異常痠痛，他翻來覆去地在硬木板上滾着，設法闔上眼，但無數的幻像像潮水似地在他腦筋裏翻上翻下，四周黑暗裏，像有無數陰靈鬼怪，張着猙獰的面孔，舞着魔爪在朝他撲襲，能一口將他吞噬下去。

黑夜已經降臨，從矮窗洞裏漏進的星光會疑心是魔鬼兇怖的眼球，紅河的絮語像巫婆的暗咒，椰子樹葉在晚風中之擺動也會當作是精怪在舞蹈……

外面河沿上有人唱：

「五月五，划龍舟，

龍舟翻筋斗，有德報德，有怨報怨，

龍王動下怒，派下陰差來，

蝦兵啊，蟹將啊，兩邊一字排……」

是誰的嗓子，這般哀惻，淒涼，伴奏的胡琴唧唧呀呀。它會敲碎流浪者的心弦啊，它會叫人跌入無底的深淵啊！阮老頭子一直沒睡着，額角上發着燙，椰子從河沿上飄過，一遍兩遍……

狗子終於回來了，帶回一身汗臭，魯莽地打開門，外面的野狗跟着四下地狺狺吠着。

一衝門，就暴躁地嚷着：

「丟梅，幹不了哪！」

做爹的沒答理他，肚子裏積着滿滿的鬱結，打算慢慢發作一下，但這傢伙却搶先接下去。

「爹，幹不了哪，大伙兒今天商議明早一準不去上工，看他媽的白種人美一輩子！」

進來的年青人隨着劃下一根火柴，燃上一枝煙，曳忽的紅光裏可以看見年青人一張因奮激扭曲的臉，紅辣辣地，像在那兒灌了過多的酒液，胳膊的肌肉高高鼓起，拳頭捏緊着，像似打算發洩點什麼。

阮老頭子心一驚，眼發花，又像碰通從空中摔下來，但表面上，他不得不裝着很沉靜，像似很不關心

地問：

「狗子，你在嚷什麼啊？這半天都浪當到那兒去了？」

「爹，你說我嚷什麼？你不是蒙在鼓裏？」黑暗裏可以看見狗子擰起了袖管，噴着唾沫星，於是又怒冲冲地接下去：

「今兒一早我們正在鐵橋上堆煤車，湊巧一個白種貴婦走過，身後帶着一條狼狗，見了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亂嚷，你老知道，三猴子是一響亂闖慣了的，心裏嘔不過，於是揀起一個大煤塊對準狗肚子打去，那條狗也真洩氣，正挨着要着，呻吟了幾聲嘴裏噴出幾口血就這麼斷氣了，那個貴婦人急得像着魔似地，亂嚷亂罵，一個白種軍官走過，見了這情形，心想還了得，這般奴隸坯子也居然敢欺侮人，不問三七廿一就給三猴子兩個嘴巴，打得他踉蹌退後好幾步，三猴子不服氣，伸過拳頭就回敬了幾下，那白種軍官氣急了，就掏出手槍，拍的一下正對準三猴胸口……」

說到這裏，狗子頓了一下，靜寂裏可以聽見他激憤地喘着，眼睛冒着火，但阮老頭子却沉不住氣，急切地問下去，他的心顯然爲一種焦急扭絞着。

「狗子，說下去啊！以後怎麼樣呢？」

「以後，」狗子故意拉緩語調，「以後，三猴子就這麼倒在血泊中死了，他臨了還聲嘶地喊着，要大伙兒給他報仇……」

「真是一個好小伙子，想不到……」阮老頭子低聲喃喃着，他的眼前又蕩起那個結實的影子來，有兩張犀利的眼睛，嘴巴最討人喜歡，叫起他老爹老爹來够多甜，又會說故事，唱山歌；然而這樣的一個年青人却懷着恨永遠離開了。

阮老頭子心頭飄起一種無名的悲哀，一雙暗澹的眼睜着狗子茁壯的體子，他想要從那上面求着一個回答，但狗子却猛力地抽着煙，隔了半晌才自言自語地說：

「趕明兒等着瞧吧，也叫他們那些喂飽了的豬看看奴隸們拉下臉是怎麼的？」

「明兒你們都要做點什麼啊？」

「明兒，拚他媽的，活不幹哪，看沒有煤，那些主子們會噓口氣會叫火車頭冒煙跑！」

有一道陰影掠過阮老頭子的心窩，狗子不安份啊，他會做出些什麼來？陰影漸漸擴大，囊括他全身，他驟然覺得渾身發冷，渾身像浸在冰窖裏。

「狗子，你不能那麼！」

「爹，安着心睡覺吧！狗子不會做！」

「但我在担心，我怕有一天，……你還記不記得陳金海，那個綽號叫大鼻子的？」

「爹，你別瞎猜，狗子不是還在你身邊！」

「但有一天，……今兒個我總覺得兆頭不祥……」

過後爺兒倆都不響了，狗子靜默地站在門口乘風涼，煙蒂還剩下一節屁股，但還緊緊捏着，他雙眼凝固，陷落在沉思中。

遠處的江潮變得更嘹亮起來，嘩啦啦，嘩啦啦，為南國的夜空打着和諧的節拍。

阮老頭子可一夜沒能安睡，無數的噩夢纏着他，一會給扔到半空中，一會又給摔到幽深的谷壩中。

年青人有着更多心思，他讓零亂的頭髮在柔和的夜風中吹着，重新點燃起煙，猛力地吸着，一枝，於是又一枝……

第二天天還沒濛濛亮，阮老頭子從夢魘中驚醒轉來，他發現身旁少了狗子，年青人趕着破曉早就悄悄地溜出去了。

他再度被孤獨地扔在陰暗霉濕的矮屋裏。

阮老頭子這天沒去擺攤子，他整日守在屋子裏，讓炎熱煩燥在他週身潛行着，他希望狗子在外面不會

闕下什麼禍。

每一個過往行人的脚步，他都疑心着會是狗子在走路，每一聲咳嗽，也會當作是狗子在同人談話，但天黑了，狗子的影子還沒漏半個邊。

而且第二天，第三天……狗子仍沒回來。

每天谷荷梢着雙紅腫 眼珠唾着嗓子問，聲音裏充滿着焦急與惶恐。

「老爹，狗子哥還沒信息？」

說點什麼呢，阮老頭子搖搖頭，眼睛暗澹無光，枯皺的臉上更顯得蒼老，灰灰地像抹上一層臘。

一切都好像是預料到的，好些日子以前就有一道陰暗的預感在他身內潛伏着，但想不到這麼快，一切發生得太不可思議。

阮老頭子還存着一線希望，他打算試試命運去。

阮老頭子開始瘸着腿，拐着生澀的步子走到河沿的每一個角落。

他向每一個熟識的人探聽。

「喂，過路人，看見過狗子嗎？」

但那些人或者不解地睜着眼，或者搖搖頭不願地走了，也有的裝着憐憫的神氣猜測着：

「也許給帶到局子裏去了，這幾天聽說橋上逮了好多人，都是年青青地……」

接着是喟嘆，是悠長的太息。

阮老頭子沿着岸灘走到橋上，一切與平常無異，大鐵橋依舊安穩地矗立着，上面走着拖煤車的人，陰暗的臉，被生活壓榨的瘦瘠身子，抹着灰，淌着汗，行人道上依舊走着盛裝的貴婦人，梳洗得潔淨的哈叭狗，白種人軍官挺着腰，擦得雪亮的皮靴踏在瀝青地上蒙叢地響，火車像一陣風，轟隆隆隆，一團黑影駛過來，又迅速地滑到天邊視線接不到的地方。

阮老頭子想起麻皮來，那個平日作威作福的土工頭，他也許會有點什麼辦法，這傢伙有一張鈎鼻子，深凹的眼眶像鑲着兩個大黑窟窿，平日仗着會說幾句毛子話，慣愛欺侮同類，又愛使點詭計，在紅河邊長大的孩子，一提到他的名字沒有不恨的，但阮老頭子今日不得不在他面前低下頭，但那傢伙却擺着笑臉，冷冷地說：

「不是我不幫你忙，老法不答應啊，誰叫你那好兒子吃飽了飯沒事做多管閒事呢？哼，成天嚷什麼罷工罷工，現在總該嚐上利害了吧！」

麻皮的臉一緊一弛，風涼地說着，不時搔着頭皮，臉上的紅疙瘩一粒一粒像要暴了出來，阮老頭子心頭飄過一層厭惡，他真想在那傢伙的腦袋上給他一拳，但抬頭瞧，那傢伙早不知像鬼影似地鑽到那兒去了。

頹唐地返到陰濕的小屋裏，阮老頭子病了，那是熱帶流行的季節病，發着高度的寒熱，身體蜷縮着發抖，齒牙鏘鏘打戰。……

狗子：麻皮；哈叭狗……電影似地在他腦裏轉來轉去，遠處紅河的波濤像在朝身上衝擊，澎湃着，向遙遠的海角流去。

谷荷仍不時來，這小侏子也憔悴得可以，沒有了歡笑，失去了年青人的活氣，默默地坐着，像一具骷髏，於是又默默地走了。

屋子裏剩下阮老頭子一個人，伴着陰濕；蚊蟲。

一個風暴的晚上，阮老頭子突地變得清醒得多，外面紅河的波濤像被激怒的野獸瘋狂地呼嘯，風殘暴地吼着，棕櫚樹幹被搖得喀啦喀啦響，屋子搖撼着像要連根拔起來，天上沒有星，沒有月，烏雲壓着笨重晶塊朝下壓，閃電劃一道銀光弧，照徹透亮，接着響雷不可抑制的怒號着，吭唧吭唧，整個天都像坍塌下來。

阮老頭子記起一些年青的事來，在他眼前展開的是那一連串太平優遊的歲月，他還彷彿聽到年青時慣唱的歌。

「你的家，在紅河岸上，

枕着半島；倚着南海，……

吃不盡的是香蕉芒果，

金色的龍眼，碩厚的菠蘿，成筐堆得像高山，

紅河的水向東流，……

說不盡的故事，說不盡的傳奇……」

阮老頭子掙扎着爬起來，他再要一看年青時的影子，但已沒有了力氣，他是這般軟弱，風暴像捲棉絮似地將撲在地上。

第二天清晨，金黃耀眼的陽光再度照臨到大地，河面顯得異常靜謐，五月的風溫煦地拂着，昨晚的一幕像一場夢，消逝得無影無蹤。

灘岸上多了一具死屍，破爛的衣襟上沾滿泥沙，但嘴角却浮着笑，這年老的逝者像尋回了永恆幸福的影子。

有一隊白種兵從這兒走過，埋怨着霉氣，掩着鼻樑將它扔到河心去了，河面上響起卜通一聲，激起無數泡沫，但過後又恢復原先的平靜。

以後時常有個小女孩子，支着瘦削的雙頰，孤獨地坐在岸壘上兩隻失神的眼望遠處的河面，在默默地想……

椰樹蔭下換了另一個獨眼的老頭子，疲乏地打着膝腕，面前擺着桌攤。

依然有一羣孩子，蛆似地在攤前轉着，唱着，但他們却換了詞句。

國境線上

「獨眼龍，鑽窟窿，

偷油偷不到，嘴巴翹成三丈高。……」

紅河的水依舊靜靜地流着，穿過曠野，田疇，一城又一鎮，……

在河內的時候

一

我搬到河內中法文化協會居住的時候是在進入越南大學以後，這說起來一切顯得極其偶然，我當初根本沒想着到這地方來。更談不上到這兒唸書。

然而我終於愛上這地方，我沒法形容我對這都市濃烈的情感，這裏一年到頭總是那麼靜靜的，路面既寬闊又平坦，夜晚路燈透明澈亮，滿街是誘人的椰子香，滿街是高可參天濃蔭的樹木，這都市不算大，然而整潔恬靜，給人一種爽朗的感覺。

協會的所在地在波里奧大街的中段，面臨着大學校門，從後面穿過去不遠就是紅河，那曾經爲多少人歌頌着的河流。它披着錦紅的玄衣從北部山區裏流過來，於是再跨過遼闊的平原朝海裏慢慢的流去，在我們的住處，一到夜深岑寂，可以清晰聽出它輕微的絮語，如其遇着風暴的日子，我們也可以想今日的波濤是怎樣被激怒發着可怕的吼叫。

我住進去的頭一天，那個將頭髮梳得極整齊的協會祕書叫窩姆士先生的給了我一些必要的指示，他對我說本來這協會是專門研究學術的機關，如其沒什麼特別關係是不借給人住的，然而我知道，與我相同情形的搬進來已經有五個人，都是在大學裏唸書的，所以他這話除了想贏得我對他厚待表示感謝外，實際上是沒多大意義的，協會的地方很大，雖然是二層樓，然而樓上一樓空空着好幾個房間，那裏舉凡床鋪衣櫥都預備得好好的，我們可以想到，當初協會的創辦人想得很週到，窩姆士領我參觀了一遭，隨即那個安南女書記吩咐佣人將我的行李搬到那個西頭朝南的房間裏，她並且又爲我拿出一套新漿洗的被單同蚊帳，不

久那佣人已經爲我收拾得妥妥貼貼的。

或者因爲我搬進的時候正離着大學上課的時間，所以協會裏靜悄悄地，我慢慢在房屋的階沿上跳起來，前面橫着一個極大的院子，一個花匠蹲伏在牆邊修葺着蕪草，他的樣子看上去很疲憊，動作遲鈍緩慢，那邊樹蔭上躺着一條狗，吐着舌頭，怔怔地朝我瞅着，沿着牆邊爬滿濃鬱的藤蔓，一直蜿蜒伸到牆頭，在那條蒼綠的底襯下綴着朵朵花球，發着絢爛的鮮紅。

過了一陣，那個叫畢管的佣人輕輕地走到我身前招呼我說：

「先生，一切都收拾好了，你不去看看？」

我隨着他走進樓上第二間屋子，這是朝南的一間，容積不十分大，但小巧雅緻，地板擦得雪亮，床鋪與桌子都漆成鮮亮的白色，推開百葉窗，可以從樹叢中看橫在前面的大街，在濃密的樹梢上則是一片碧淨的青天。

起始我對這叫畢管的佣人就起着無限的厭惡，他有一張平板的臉，眼睛深深凹陷，顴骨高聳。一排黑牙齒裏是吐不完的話，他老是那麼叨叨不休，他向我問長問短，問我是不是從西貢來，問我討過太太沒有，他還絮絮告訴我許多不相關的話，他說話老是顯得像來不及的神氣，涎沫不停地流出來，我聽得煩了，於是不高興地：

「好了，我很累，我打算休息一會你先出去吧！」

畢管似乎頗不以爲然，更快地退出去，他臨走時還告訴我：

「先生，我就在下面，你有什么事儘管揀電鈴得了。」

房間裏剩下我一個人後，我深深透了一口氣，憑着窗欄，我將視線挪到前面的大街上，馬路上很靜，車輛不時急速地駛過去，留着嚶嚶的聲音，下垂的太陽將對面大學黃色的屋牆照成一道金色，我的腦筋裏無條理地想着一些什麼，對於這新生活，我感着一絲新鮮，織着一些幻想。

我記不清在那兒停立了有多久，太陽慢慢移到建築物後面，日間的炎熱已經消失了些，有一絲微風從窗口透進來，那花匠工人已息下工坐在牆角安閒地抽着煙，不久協會裏的女書記也攜着藤織的手提包娜娜地出去了。又過了一陣，門口突然起了一陣喧囂，幾個年青的孩子連繩帶跳地跑進來，他們似乎一口氣就跑到樓上，他們喘喘大聲撞着我的門，隨後就一齊擁進來，爲首的一個向我招呼。

「你就是郭先生吧，才從西貢來，好極，前幾天葛姆士先生就同我們說起你，他說不久你們要有個新的伴侶了，我們還在想，這位姓郭的究竟是什麼模樣啊，今天可算見着了，敢情就是這樣子，」他說到這裏，拍着我的肩膀，並且向大家說：

「你們看，他真年青啊，他簡直還像個小孩子呢。」

其餘的幾個也馬上慌着同我握手，他們都年青活潑，流露着青年人特有的熱情。

我馬上就同他們混得廝熟起來，那個首先同我招呼的叫老沈，其餘的幾個是阿會，肥佬，老李，小徐。他們大都是廣東人，但都能操不十分流利的國語，這中間除小徐外，幾乎全部是學醫的，這協會裏連我一共住六個人，人數說多不多，但可相當熱鬧。他們每人的氣質都有顯著的差異，在嗜好上也有截然不同的旨趣，但這一切混和起來顯得極其融洽，絕沒有絲毫不調和。

晚上他們叫廚子多燒了幾樣菜，說是爲我接風，他們大都非常隨便，任性，第一晚他們就互相向我報告一些關於別人的軼聞，老沈說：

「你見過我們這裏那個女書記嗎？他長得不壞吧；可是我得警告你，小伙子，千萬別着了迷！否則老李可不會答應的。」

隨着他們向大家作了一個鬼臉。

被說着的老李，一張平板的臉被酒液醺得通紅，他老愛用一隻手不停地搔着頭髮，他喃喃着：

「別聽他的，你嚙咀啊！」他實在並沒動氣，臉上蕩着笑容，神色裏含着無限矜持與傲慢，顯然地，

他像很愛聽這樣的話語，但在表面上，他又得裝做滿不在乎的神氣。

那一晚是頗有興趣的一晚，他們一直鬧到夜深，嘻笑聲喧達戶外，路上行人已經完全絕跡，要不是隔壁那個顛跣的老頭子高聲干涉的話，他們是還不會安靜下來的，雖然這樣他們還氣憤地罵着：

「丟那媽，老鬼，等過一天看我來收拾你。」

二

等我住下些日子後，協會裏的事我又多曉得些，他們這五個，除了老曾較為用功外，其他的幾個心都很野，他們每天忙着一些什麼，跑東跑西，自然他們也唸書，但時候極短，在法國的大學裏，因為平時添有小考，所以即使稍為嬉虎一點也無關緊要的，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老李讀書的模樣，他做功課前老是攤開一副姿勢，像面前滿斟着一杯紅茶，坐在風扇下將大腿蹺到桌子上，於是才廝慢地手裏拿着骨頭讀起來，他照例用手搔着頭髮，時常埋怨地罵：

「這斷命的解剖學，什麼鎖骨，脊椎骨，完全是傻子幹的。」

他雖然一再試着記憶那些傲傲死板的名詞，或者他也很想將心思集中到書本上，但隔不一會，仍是免不了疲倦，於是站起來鬆鬆手脚，來幾次深呼吸，或者招呼畢管燒一壺熱咖啡，他這時老喜歡走到我身旁將身體伏在我肩膀上：

「老郭，解剖學真不是人發明的，你現在唸PCB（註，法國醫科大學在讀正科六年前，需先讀預科一年，其中主要課目關係 Physics Chem stry 同 Biology 三者簡寫為PCB亦即預科之意）好多了，你不信，將來你親自讀到，就曉得我不是騙你。」

像這一類的話，我至少聽過了多遍，非但老李這麼說，老沈同肥佬也這麼吓唬我，他們常是描繪得有一聲有色，說口考怎麼難，要讀多少參考書啊，要開多少次夜車啊，因為我在他們中間是屬於班次最低的一

個，所以祇好一任其誇大地說着，可是這樣的談話是不長的，末了他向我說：

「不談這苦燥的玩意，讓我們扯點別的吧！」

說到這裏，他凝神看我的臉，將聲音放得極低：

「老郭，說真的，你看谷梁（就是女書記的名字）怎麼樣？」

「不錯呀。」

「咦，不是這個，我是問你，你看她對我……對我！」

突然這句話被老會聽見，就逗趣地答：

「人家昨天還同我談起你呢，人家說老李又英俊，又漂亮！」

「曄，你們真是，反正，反正……得，我們不談這個……」

老李就是這麼樣的人，喜歡同人談一些他心裏想着的事情，但你得裝做無所謂的派頭，萬一你一拆穿，他馬上會將話題引到別處去。

肥佬是個有趣的人，他的年紀雖然是我們中間最大的一個，但有一股小孩子的脾氣，在這協會裏，他最天真，他的臉上永遠掛着笑容，像從來不會憂愁過，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像燒小菜，弄吃食，爲狗沐浴，以至於修電燈，彈曼得玲，他的精神永遠那麼好，他的臃腫的身體走到那裏，於是那裏也就騰起了歡樂，自然對於女人，他的興趣也不例外，但他並沒有特別的抉擇，照他的理論，世界上祇要是女人總是好的，他對谷梁也存着極濃的好感，這點使老李很滿意，在老李看谷梁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完全以谷梁的保護者自居，誰要是說半句話誣蔑她的話，老李會顯得很忿怒圓睜着兩隻大眼睛一似要同人動武比個高低。

在這幾個人中，老沈顯得最忙碌，他常是弄到夜深才會來，他的行止很祕密，除非他自己說出，沒有人知道他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從來沒看見他好好做過功課，他是一個很懂得交際的人，在我們中間，他無

形中成爲一個代表，無論對學校或者對協會有什麼交涉的地方，總是由他出面，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與窩姆士中間也維持着一種緊密關係，照他的行徑，他完全不是一個大學生的身份，他更應該是個外交家，政客，他每天出入的場所是領事館，警察局，會館……在這個城市裏，曉得他的人很多，他自己也頗有一副小要人的派頭。

在夜晚，如果我們老遠聽見有機器腳踏車駛近的時候，我們能斷定，一定是老沈從什麼宴會裏回來了，他回來有時已在我們就寢以後，常是蹣手蹣腳地攀上樓梯，惟恐攪醒了我們的睡眠，要是碰巧我們還沒睡，他還會報告我們一些他這天的經歷，也有時我們還會來一會橋牌，一直到深夜才終場。

在協會裏，日子永遠不會顯得寂寞單調，我們是那般打發我們的歲月的。

三

在河內，因爲天氣炎熱，所以上課的時候很特別，常是早上從七點到九點，下午要到五六點以後才上課，這中間一大截時間實在是空閒的，特別對於我，功課並不過份沉重，除了上實驗室或者有必要上圖書館找點參考書外，我大都把時間消磨在協會裏一間小小閱覽室裏，這間屋子長年是靜寂的，沿牆壁圍擺着四五隻書櫃裏面收羅一些文化書籍，屬於歷史及藝術的也佔着一小部份，在這間屋子裏，我用不着擔心別人來打擾，除了隔壁斷續傳來女書記機械的打字聲外，空氣裏有的也許是雀鳥的啁啾同我們的看門犬萊利不時的吠叫，遇到無聊的時候，我老是隨手翻閱着，常是不經意渡過一個大半天，窩姆士有時也伸進個頭看看，但他祇簡單地說句「早安」就又退出去了，我進出這間閱覽室因爲必得經過女書記的辦而室，所以同谷梁也必得習慣地打着招呼，有時她停下工作同我攀談幾句，也有時她仍繼續打字祇隨口同我說讓我直接開抽屜去拿書櫃的鑰匙，谷梁的態度永遠那麼安詳，她長得很姣好，有一張橢圓的面孔，黑公彎曲的肩毛，大眼睛，頭上挽着髻，她的衣服也永遠穿得挺時式，她不大愛說話，然而咬起字眼清晰婉

轉，她待人永遠那麼和善愷詳，像我們對她發問題，她總儘可能給一個合適的回答，時候長了，她似乎也隱隱知道老李對他發生好感，但她顯得漠不關心，在她的心目中，老李似乎並不佔一個重要的位置，即使我們偶然談起，她也漫不經心地樣子，她說：

「李先生人挺有意思，他一天到晚臉上總掛着笑，他看樣子一定很高興吧！」

我倒是想說：「就是爲了你，他才那麼高興呢。」

但谷梁是比什麼還聰明的，她早已將話撇開了，她故意問我：

「告訴我，你今天都上了點什麼課來着呀？那個一嘴白鬚鬚教動物學的老頭子他講書你們都沒打瞌睡呀，可是有人說他是個研究蛇類的專家呢。」

我從她的談話中獲得一個發現，她似乎頗關心小徐，她常是裝做無所謂的神氣問我一些關於他的事，我講着他的時候，她從不來打岔我，而且凝神地聽着。小徐病了的時候，谷梁很焦急，她每天向我打聽着關於他的健康情形，她託我問好，而且還送過一束鮮花，爲這事老李會鬱鬱不樂好些日子，而且在小徐面前也故意擺一副仇視的態度，他老是滿口牢騷：

「人總是這麼樣，譬仿我老李，你說，我那一點對不起人……」

我暗暗實在爲小徐喊怨，老李這種多疑實在是不必要的，當然谷梁對小李有興趣是另一回事，不過從小徐這方面，他確是未曾存過什麼非份的想望，我曉得很清楚，據說他的女朋友的家庭很固執，堅持要她嫁一個青年橡膠商人，小徐這些日子也爲一種愁慮所籠罩着他，對於谷梁的厚待，他表示非常感謝，然而也僅此而已，老李對他不諒解，他看得出，然而他懶得解釋，他說越解釋，就越攪不清。

「反正，有一天，他會完全明白我的。」

在旁觀的我們，看起來是够好笑的，這齣三角戀愛關係怎樣發展下去，我們是很難想像的，祇有肥佬，他對這樁事抱着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他不停地表示：

「等着瞧吧！總結有一齣好戲看的。」

他甚至於還這樣說：

「等他們兩個人都搶不到手，還是歸我來吧！」

他嘻嘻地笑着，就連我們被他那樂觀的氣息也傳染着了，我們想，肥佬之所以能長得如此結實，或者這不是無因的。

四

協會裏也有過一陣熱鬧的時候，有什麼過路的高級官員來參觀時，於是寂靜的屋舍裏也會顯得騷擾起來，在這場合裏，窩姆士先生顯得最忙碌，老沈也不例外，他忙着佈置，忙着採購膠片，窩姆士先生修飾得非常整齊，新漿洗的白襯衫，頭髮抹得雪亮，他有禮貌地周旋在客人間，他用着漂亮的言辭向來賓誇說這協會的成績，在種種場合下，我們之出場是帶着一種小丑的身份，窩姆士先生似乎要向大家說，聽我們這批貨色就是這協會裏最有成績的表現，客人們飲着香檳酒，發表着演說於是來一套文化應該提攜的宏論，末了客人們的汽車一輛輛開出了，協會裏又恢復往日的平靜，像什麼沒會發生過一樣。

第二天報紙上照例會有一番詳細的記載，對於我們，值得談起的該是在客人走後能分飲一點吃剩的香檳酒，還可以吃着幾塊點心，協會的全部意義似乎就在此。

老李自從曉得谷梁對小徐有好感以後，他的氣質改變得多，現在我們是極難看見他臉上掛着笑容了，替代的鑲着一層灰，他不大同我們說話，也不再談故事，甚至於他從前誇耀的詩作也不再向我們朗誦了，我們多少覺得怪寂寞似地，他同小徐的關係也愈來愈惡劣，在我們無聊的時候想湊着打打橋牌似乎也不大可能了，人真是善變的動物，老李的興趣轉到別方面，他一天到晚也常是整日混在外面，他出入遊藝場所，跳舞，喝酒，他的這新行動很得到肥佬的贊許，肥佬說：

「人是應該這麼打發日子的，女人，有什麼希罕呀，其實要說穿，她谷梁還不是這個樣。」

現在我一個人待在屋子的時候較前增多起來，在寂寞中，萊利，那條黃毛白尾巴的狗變成我惟一的伴侶，另外還有畢管，他常是到我房間裏糾纏不休，他告訴我一些怪誕的傳說，特別是關於這屋子鬧鬼的事情，他說得確確實實，他說在協會未成立前，這屋子本來是空着的。那時他被吩咐到這兒看守，他每晚在客廳裏睡着的時候，時常看見有穿着紅綠衣裳的人在他周圍走來走去，他還說對過那個大學看門的校役也常見着邊夜深電火明亮，人聲嘈雜像開着什麼宴會似地，而其時却是空無一人的。像這類的事，他描繪得生龍活現，到後來甚至我也被那不可捉摸的傳說弄得眩迷了，我當然不相信那些，但當夜深，特別僅我一個人留在屋子裏時，偶而聽見下面的響聲，我是多少有些恐懼地。有過一回，他們也發現樓底時常有奇異的響聲，於是決心來一次探險，我們拿着死人骨骼躡手躡腳的走下去，可是巡邏了一周却什麼也看不見，我們祇好悻悻地依舊走上去睡覺了。

老李在外面交接一些舞女，他甚至於還結識了一些藝妓，有過一會他將她們帶過來，也許故意要在谷梁面前顯示一番，他請她們喝咖啡，吃蛋糕，裝做非常殷勤的樣子，那些舞女也做得非常親暱，我們都爲他這突然的舉止弄得吃驚了。實在說起來，我們對這樣的事是相當反對的，固然協會的所在是另一回事，可是又何必定要使谷梁那麼難堪呢，谷梁對這事的看法究竟怎麼樣不得而知，然而她微微露着訝異是可確定的，她問我：

「李先生帶來的都是些甚麼人呀？她們似乎不太正經似地。」

「李先生很難過，他最近不知爲什麼改得怪呢。」

「然而，這總……。」

她沒有說下去，頭低垂下來，將視線移到別處。

在同時，小徐是益發顯得憂鬱起來了，他每天蹙着眉，常是獨個兒憑窗坐着，像想着什麼，一坐大半

天，他的天地是寂寞的，他對周圍的人羣像壓根兒遺忘似地，據說那位廣東小姐畢竟在最後被他父親壓迫同年青橡膠商人訂了婚，谷梁不時間起小徐，然而小徐對此却漠無所視，他故意避開着谷梁，甚至於見面擁有的寒暄他也想法避免，他的外形是那麽冷冷地，像周身凝着一層霜。

整個的協會裏是被一種黯淡的空氣籠罩着。

在這灰色氣氛下的人們，心頭也是沉重的，祇有肥佬他對這點毫無覺得，他照樣忙活着計劃燒小菜，忙着招呼萊利，高興時也會抱着覺得玲捧着啞喉亂喊一起，他說得好：

「老李與小徐都是傻子，他們是有心全自己找盤扭，世界上花花綠綠的事情太多，唉，爲一個女人，這算什麼，他們壓根兒不懂什麼生活的趣味呀。」

五

谷梁畢竟要走了，她的辭職是那麽突然的，她臨走時正輪着他們上課，祇我一個人留在協會裏，她遺憾地說：

「我已經向窩姆士先生辭職了，在這裏我很抱歉沒給你們做下些什麼事，我希望後任者會比我好些。」

「什麼你要走？」我是多少有點怔住了。

「對了，我預備今晚搭夜車赴南京，我的姑母在那裏，鄉下有一個花園，我打算上那兒休息休息。」
「這個很突然。」

「說起來倒是，起初我自己也想不到，不過我想如果我自己再待下去，對你們是不大好的。」

「李先生徐先生他們曉得你要走嗎？」

「大概不曉得吧，我沒全他們說起，我也不預備向他們辭行了，李先生是個好人，就是太孩子氣些，

他更應該好好唸點書的，徐先生最近看樣子身體很消瘦，他像有很多心思似地，請你帶我向他說勸他多多保重呀。」

她隨後收拾一些文件就悄悄地走了。

晚上我將這消息，透露給大家，他們都沉默着，他們沒發表任何意見，老李第一個走了出去，他大概又去上那兒跳舞去了。

不久我們那裏舉行大考，平時不大看書到了這時更是熱鍋上的螞蟻不曉得如何應付，每種科目都是成堆的書籍，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老李雖然少出去了些，但他唸書實際是讀不進去的，大考的結果，老李全小徐都沒及格。老李似乎早就料到的。考後當天晚上就揸着鋪蓋上海防去了，過了幾天小徐悄悄回到雲南去，他們都沒再回來。

如今協會裏是真正地寂寞下來了，這院子是那麽靜靜得像被遺忘似地，老沈依舊一天到晚忙著交際，肥佬也自有他去的地方，剩下我全阿會祇能靜靜地在閱覽室裏翻着一些陳舊的書報，我們剩下的時間或者時常隨着自行車在沿紅河的公路上慢慢閒游着，紅河的流水一年到頭總是那麽靜靜地流着，我們的日子也像那流水那麽安謐，沒半絲波浪。

院落裏靠牆的灌木又結着疊疊的花朵，顏色依舊那麽紅豔鮮明，我計算着時間，不經意間我已經在這裏待了有一年。

「縣長大人

「放屁。他媽的，控告？怎麼？柴攤佔了，你知道馬團附是什麼人？這又是老虎頭上拍蒼蠅，好大的胆子？」

葉縣長正坐在辦公室裏批公文，將毛筆蘸滿了墨澤，看到這裏，忽然，眉頭皺起，一生氣，擦一下將呈文撕成兩半拉子。

筆一扔，於是那細圓的小木桿，就在桌角上喀拉喀拉滾起來。

外面熱浪浪的太陽正將牠耀亮的光影擲到西邊的白墻上，院子裏有誰不時用大芭蕉葉扇子拍達拍達扇着，八月的下午窒悶，亢熱。

葉縣長打了個呵欠，於是將他臃腫的身體朝椅背上平躺下，深深地透了氣。

門口露出一個尖稜的頭，彎着腰偷偷朝屋角裏覷着，但隨即又担心什麼似地畏懼地縮轉去。

葉縣長可有點冒火了。

「老楊！」這小仔鬼鬼祟祟的樣子，「你賊頭鼠腦的做什麼？」

叫老楊的一隻葫蘆頭像被什麼繩索牽着似地一拉就轉來。

老楊囁囁地說着，腰肢彎而彎地恨不得能匍到地上。

「縣長，不是，謝局長來了，我看您大人在批公事，我……」

「放屁，狗東西，你還不就請謝局長進來坐！」

「是！是！」依舊蹣跚伏着身滑朝後退下去。

葉縣長心裏盤算着，謝局長這次說不定是來繳稅款子的，他財政局真是個肥缺，今年消費稅聽說成績

很不壞，謝局長都快發死了。「要不是我縣長幫他的忙呀，他還不是癩三，給人拐皮包也沒人要啊，噯，這次，這次沒錯，他準是送錢來的。」

葉縣長很有把握，由不得心底暗暗樂起來。

但走進來的謝局長，今兒個險却那麼陰暗，像抹上一道灰。

謝局長弓着背，呵呵的。

「縣長，你正在辦公？」

做縣長的慌忙欠起身，招呼這個坐下，陪笑着。

「那裏那裏，謝局長，真是，這大熱天……」

後面他還想說幾句：

「真是，這大熱天，那個稅款的事……」

但他畢竟沒說出，他得裝得涵養點。

葉縣長等着那傢伙開口。

那個將紡衫袖朝上擡了擡，於是小聲地。

「縣長，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縣長真要暗地好笑，這傢伙辦事總是這麼樣，警方那稅款的事，他儘管說好了，在這衙門裏還怕誰？

那傢伙可把身子更挨近了些，頸子硬硬挺起，於是像提防什麼，朝縣長遞耳朵。

「縣長，日本人投降了呢！」

「什麼，狗……」想罵出聲，但隨即又半中帶住了。

那傢伙祇以爲這個沒聽見，於是又加重說了一遍。

「縣長，你不曉得？我是說日本人投降了啊！」

縣長一時被弄得恍恍然，摸不着頭緒，頭旋而旋的，同身體脫了節盤上去。謝局長像完成一件什麼任務似地，從懷包裏掏出一支小大英，自願自抽起來。

「喂，謝局長，你這，你這消息？……」

楞了好半天，想出那麼句問話，對方等說完就接下去。

「這消息是千真萬確，將才……」

「將才什麼？……」葉縣長心裏想：「真狗屁，這是誰造的謠？我縣長居然不知道！」

但兩隻眼睛却死盯住對方灰黯的面孔，像要看出個什麼來。

「謝局長，你這消息那來的？誰造謠生事？狗屁，這簡直是擾亂治安……」

「縣長，這……」

但縣長堅決地搖了頭，聲音很乾脆。

「我不信，日本人不是那麼肯屈服的。」

看情形，謝局長不得不把詳細情形補充幾句，他心裏可有點氣不過，人家是一番好意，巴巴地告訴

你，他媽的，還要賴害別人造謠言，反正愛信不信，以後等着瞧……

但說出口，却溫文儒雅，他謝局長曾經在法政學堂裏唸過，總不能像縣長那般沒見識。

「縣長，你不知道？將才我有一個親戚從上海來，他說十號那天東京電台廣播說願意接受波茨坦會議

的條件，那個波茨坦就是……」本想解釋一通，但想了半天，找不着合適的措詞，心裏可在撒扭，他媽

的，也神氣？做縣長的連波茨坦會議都沒聽說過。

謝局長心裏一急，於是綢衫襟子都被汗水浸得濕漉漉地。

縣長可有點等着不耐煩。

「我的局長大人，說下去吧，管他剝死灘，剝活灘，你的親戚還說了點什麼呀？」

「他還說，還說上海當天熱鬧得可不得了？爆仗也給放起來了，家家掛起國旗。」縣長有點不解，他想不明白：

「怎麼？日本人也向重慶投降了？」

「可不是，重慶是聯合國呀，無線電廣播是向四國投降，那是英美蘇，唔！還有，還有就是重慶！」葉縣長看一點可要激起牙笑了：

「這簡直是笑話，向重慶投降，重慶也配，這不是騙小孩子？」

那個有點不以為然：將臉拉得多長鄭重地：

「這也難說，聽說重慶現在也不挺弱呢，單是飛機！」

「狗屁！」葉縣長想：「可糟透了，連他手下的局長也受了英美人的麻醉？重慶那樣的軍隊也能打仗？你曉得皇軍的威力嗎，那年皇軍打新加坡，打呂宋，這好傢伙，希里嘩打得他落花流水，現在嘛，雖說那個，那個硫黃島，還有……我是說沖繩島，稍爲失利了點那又算個什麼？皇軍啊日本皇軍……」

也許縣長過份，那大日本皇軍的輝煌戰績深深感動了，仰着臉，嘴巴大大張開，像在感謝上蒼般。

葉縣長可明白得很，若不是皇軍，他也有今天？現在瞧着，是縣長，出入包車，而且就說那堂子裏買來的三姨太太……

葉縣長不是忘恩負義的人，除非謝局長才會上好人的當，其實，哼，什麼瞞得過他葉縣長！謝局長那所市口的房子不是在他任上置起的？還有那升五金店，——但現在他非但不想着報答，却聽信起人的話來。

謝局長有點不以為然，但既然同過多年的事，站在朋友的地位上，他得勸告他：

「縣長，我看這個不是鬧着玩兒的，總得，總得想個辦法。」

爲着顯示他的關切，謝局長，於是死勁將那瘦削的頭搖了個大圈子。

葉縣長朝他白眼，想辦法？這簡直是狗屁，一句話，他不信。

葉縣長立起來在房間裏踱方步，叮叮咚，叮叮咚，地板被踐得震天雷響。

「來人啊！手巾！」

於是老楊捧出熱騰騰的手巾頭等等地遞上去，葉縣長接過來就在他那肥腫的臉上死勁擦而擦地，有一縷白煙從頭頂上冒起來。

謝局長看情形覺得沒有什麼可談的，話不投機半句多，反正他話也說儘了，往後別怨他不够朋友。

謝局長不停地打起欠呵來，唾涎滾到嘴角邊，而且眼淚水也出來了，該死的，就這麼一會子也熬不住。

葉縣長沒留他，心想還是過你的癮去吧，你那叨叨叨的廢話我不愛聽。

客人駝着背出去了，葉縣長狠狠地擡口唾沫，他心裏可老實有點不高興。盼了半天還以為繳那個稅款來的，臨了原來就爲着告訴那個消息。

庭院裏飛過一隻老呱哇而哇的，這簡直存心同他過不去，都是那雅片鬼子來壞的，帶一身霉氣來。

「呸！呸！」葉縣長朝院子裏罵，但老呱似乎戀戀不捨地老盤旋在屋頂上，不時哇哇哇來他兩聲。

葉縣長有點心急，雖然將才謝局長的話他可以不在心上，那種謠言也不知傳過多少回了，但今天那

雅片鬼說得確鑿的，還說他的親戚親戚看見過，狗屁！這簡直存心造謠出事。

說不定謝局長同歹徒串通好了，但你們看了人，我當了五年縣長難不成被你一吓就吓叭。

你雅片鬼算你有種等我結結實實收拾你，我叫你身體鬧得發癢，我祇要一個罪名「造謠惑衆，」我就

叫你買的房子還有那片五金店一齊完蛋。

這傢伙準不是好東西，否則他將才連那稅款的事也沒提起。

「這個路徑，這個……」

但屋簷上的老呱又哇哇地叫起來。

葉縣長就慌得心裏直打哆嗦，心口上又像擱上個大冰袋，涼到胸窩裏。說不定那消息是真的，果真是和平了，他不敢望下想，眼前一攤黑。他怎麼也待不住了，他要到外面探聽點消息去。

「老楊，叫周四預備車啊，到憲兵隊去！」

葉縣長現在空正地坐在憲兵隊華麗的客廳裏，那個留着兩撇仁丹鬚子的小井隊長用兩隻骨稜稜的眼睛望着他。

葉縣長小心地嗚嗚嗚嗚將他的疑慮說出來，那傢伙馬上勾起那張鷹鼻子，豎着眉毛。

「你這個的，這個的誰說的，八加，這是破皇軍名譽！」

葉縣長一着慌，有兩點大的汗珠，就順着兩頰流下來，但他是知道怎麼鎮靜地，解釋着。

「隊長，我也說這不可能，這一定有重慶份子從中造謠……」

其實這當兒他祇要說出謝局長的名字，那傢伙也許就……，但看着那筆稅款子的份，如果他不想法繳清，看我收拾他的。

小林隊長幾乎是命令。

「那完全是胡說，要是你再聽見，你就把這個人抓起，對，抓起，你該曉得，皇軍向不饒人！」

「是，我是說，皇軍的威武舉世無敵，就譬方那年打新加坡……」

「不對，打昭南……」

「對，你看我糊塗了，不錯打昭南，皇軍……」

但那留着仁丹鬚子的脚色似乎頗煩厭似地攔住他：

「還有什麼別的事嗎？我要開會去了。」

說着逕自走了，留下的這個還搖着腦袋：

「嘿，皇軍，皇軍……哈！哈！」
但皮鞋踏在石板上窸窣的聲音已經遠去了。

葉縣長重重透了口氣，心裏突地輕鬆得多，怎麼樣？人家小林隊長親口對他這麼說的，我說沒那事，人家皇軍……。

這準是謝局長造謠，哼，要是稅款子再不繳來啊！我就派他個「勾結重慶份子，圖謀不規！」

葉縣長心口一樂，幾乎想衝開口笑出來，小林隊長樣樣都好，親口告訴他這消息，就是有一樣，他今兒去，連一滴茶也沒喝上口，而且口氣還那麼硬，不過皇軍却是那麼樣的。

真該死，將才說又了嘴，連昭南島也說成新加坡了，畢竟受英美敵性宣傳太利害了，做一個大東亞的國民，真是說來慚愧，連大東亞共榮圈的地理還弄不清。

葉縣長的臉上蕩起了一層羞澀，慌忙用紙扇擋住，周四一勁氣地死奔，其實街上靜悄悄地，沒人在注意他。

當天晚上，照例有一批賓客齊集在縣長的官邸裏，縣長今晚太高興了，特別叫個人到華興樓叫了一桌菜，本地一些有名望的人差不多都來了，祇有謝局長他沒有關照，這傢伙有點那個，葉縣長看得出，他不是好東西。

葉縣長要報告大家一個興奮消息，他的兩片頸子因為被酒液燒得諸赤，兩隻紅眼睛珠子則似乎要突出來。

葉縣長先是打掃了一陣喉嚨，於是用一種有身份人的語氣朝着大家。

「諸位，這幾天街面上散佈一種謠言，說是日本人投降了，其實，其實，這完全是無稽之言，將才我從小林憲兵隊長那裏來，他完全否認，他說皇軍是永不會屈服的！」

四座的人顯然因為這句話的力量，多日心頭的陰霾一掃而空，實在這兩天外間風聲不太好，誰都捏着

一把汗，但現在他們可以好好鬆一口氣，縣長給他們一顆定心丸。

「來呀！乾一杯呀！」

於是酒杯撞擊到酒杯，歡樂的客氣瀰漫得全屋子。

小城的政治家們開始發表一番驚人的宏論。

照例是縣長開頭：

「我覺得中國現在惟一的出路就是同友邦緊密聯合……」

很自然地他又說起小林隊長來，小林隊長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對中日合作有過不朽的功績，他還不忘記提起皇軍當年的威武，就譬如那年在新加坡，不，在昭南，他很高興能馬上改正過來。

於是別人也都附和着。

「自然，自然，中日番竟是同文同種，黃種是應當聯合一塊打擊英美人的！」

看情形，小城的政治家們對於大東亞的理論却非常嫻熟，他們似乎都有一種遠大的抱負，好像這種主張不透露，全世界是永遠不會太平似的。

但也許他們談得有點倦，老爺們得想法解了悶，於是四個湊成一桌打起通宵來，另外的倚到藤榻上，悠然自得地吞雲吐霧起來，那裏面似乎還有本地新任戒局嚴局長。

興奮的日子是這麼過去了，對於他們這世界非常美滿，一切安排得挺合適。

事實似乎是葉縣長這縣長的缺仍得要做下去，他自己實在有點一賦味，不過照他自己的話，爲着大東亞的前途，他不得不依舊幹下去。

葉縣長照舊上衙門辦公，照舊批公文，日子似乎同從前完全一樣。

葉縣長什麼都滿意！就是那謝局長叫他感着不爽快，狗屁東西，他滿處造謠言，空吓了這一場，而且那筆稅款子，他媽的到今兒個也沒個信。

有上海的報紙從快車裏帶過來，上面標題是「如再有造謠惑衆，決軍事從辦云。」瞧怎麼的？連上海堂堂「市長」也還否認，偏就他謝局長造謠惑衆，哼，軍事從辦，如果稅款子再不來，那就莫怪我不賣交情。

別的人都佩服縣長的見識。

「當然囉，人家縣長看事怎麼會錯。」

日子平靜地過去，但外面的謠言却一直沒有停息，這準是謝局長滿處放空氣，他手下一定有一羣黨徒……

而且，而且第三天傅翻譯偷偷告訴他一個消息。

「縣長，這是真的，日本真地投降了。」

真糟透，連傅翻譯也相信謝局長的鬼話，好吧，我看你的，但那傢伙面孔擺得很嚴肅，繼續說下去。

「將才我聽見日咖廣播沒錯，他要全國軍民馬上向聯合國停戰。」

縣長乾楞着，儘拿白眼珠子瞞人。

傅翻譯似乎很慌忙的樣子，匆促地說：

「外面風聲很不好，你的地位很受人注意，你得想法子。」

幾乎是命令地，最後一句話說完後，就背轉身走了。

葉縣長打電話給報館，那面回答很乾脆。

「是的，縣長嗎？完全正確，日本確是投降了。」

隨後，叭一記，電話就給掛了。

葉縣長像突地跌到深淵裏，什麼麼摸索，可還是一個勁兒朝下墜，朝下墜。

葉縣長渾身上下裹在汗水裏。

有無數紛雜的影像闖進他腦汁裏，小林隊長；謝局長；傅翻譯；日本，重慶，大東亞……一個連一個。

葉縣長的頭繃得緊緊地，似乎一不小心就會炸裂開來。

街上有很多人走過，亂糟糟地，似乎還有人那麼喊：

「搗毀縣公署呀，叫那亡八羔子姓葉的出來遊街呀！」

隱約間那裏還有人起爆仗，每響一下，葉縣長的心也就像被什麼東西重重捶一下。

「來人啊！來人！」

但老楊混賬東西也不見了。縣公署裏祇有壁鐘有規則地響着，偌大的廳屋裏，似乎就剩下他孤獨的一個。

抬起頭，午後的陽光耀亮刺眼，葉縣長迅速地將眼睛闔上，他怕見太陽來臨。
哇！哇！哇！老呱又叫起來了。

主編 先生 南蔚徐

編主生先源山胡

青年 文選

日新文藝叢刊

★ 冊十列下出已 ★

- (1) 家的召喚
(2) 聖潔的靈魂
(3) 小主婦
(4) 新生
(5) 童年的夢
(6) 長春

精選青年作品 最合青年讀者口胃
已出六冊 每冊內容小說散文詩歌遊記均全

我的寫作生活	國境線	賣藝場	兩天圖	誕籟生	朦朧變	轉難戀	却	早
.....								
胡山源作	蕭羣作	石琪作	沈寂作	程育真作	方培茵作	張珞作	湯仙華作	中原作

日新出版發行

上海南京東路哈同大樓三三二室

中華民國36年2月初版

——書 名——
日新文藝叢書之一 **國境線上**
——售 價——

——著 者——
蕭 羣

——出版者——
日新出版社

——發行者——
日新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A

——上海經銷處——
福州路東華里6號 教育書店
山東路209號 正氣書局
林森中路599號 博覽書局

日新版權不准翻印

